

緣督廬日記抄

緣青廬日記抄卷十二

光緒乙巳至
丙午凡二年

長洲葉昌熾著

邑纓書室學點輯

乙巳正月

初一日天未明即至 慶祝宮賀正旦又至 文廟拈香

初三日張又履同年之子月內嘉禮賀以喜聯自撰句云清河

書畫妝樓記燕國文章女史箴

廿三日紅水縣丞王文琳計英被勅忽遞稟許方伯表譽員害
計叅不明求轉奏其詞冗沓費解豕魚滿紙大旨謂方伯之
長君曾索賄二千兩許調補東樂縣丞已送過銀一千四百
兩有過付古玩鋪張回回為証嗣後並無牌示索銀不歸云
云憲網掃地尚復成何事體恐繼趙河州而起者不止此一
人也鄙人不在其位即可衰如充耳世安必無健者邪

廿六日燈下為易式皆作中外君臣圖像跋一首錄後

文翁石室武梁祠堂圖古聖賢遺象觀者興起其用意遠矣然特古之人耳至並世而生異域而處其近者千里相思可以命駕環球交通五洲之遠亦如在几榻間何事乎肖其象而圖之不知此可語於通商之市梯航冠蓋之場若夫隴上山川重閉風氣未開士生其間不相往來有其室則通其人甚遠者矣而况職方以外重譯所通哉長沙易式皆貳尹今之哲學家也既設閱報所以惠同志復取中外英君哲相宿將通儒影凡懸之坐右俾閱報者繹其言論攷其事迹復瞻其風範昔隋文帝天授傳表其象傳至江南陳後主畏之曰吾不欲見此人夫使畏之而參前倚衛之想即作為卧薪嘗膽之資則韓擒之師雖終不渡江可也而奈何其不欲見邪

式皆是舉蓋欲人之登斯堂也觀斯象也或愛之或畏之詩
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充愛之之極即事賢友仁之志
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充畏之之極即下民侮予之思也若拘
於柏鬲大荒之舊說休於摩醯末尼之妖言其志嘒嘒然必
曰古之人古之人而謂作此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皆為
邪觀則式皆其卷而懷之焉可

二月

初一日辰刻赴 文廟拈香浙江館園拜駕車往方伯已先在
方伯自言今日王文琳至宅門大開卧地撒潑傳云盡薑有
毒又云無瑕而後戮人惜方伯之未聞斯言也前日聞方伯
廟香歸有人在署門行刺貂珪均被割破初以為訛言至今
知其不盡誣

言十二
初四日巳刻發出西門二十里鋪茶尖四十里阿干鎮宿凡三
度經此矣前二次皆于沂從行此次留署而以星臺出作七
律一首

初五日辰刻發二十里上關山頂茶尖十里下坡雙崖壁立一
線深溝冰雪積淙崎嶇前進又十里至白屋驛入沙泥分州
界僕夫換馬始遵道坦坦又十里中鋪尖鋪有上下兩莊沙
泥廳未登轍迂於下莊飯後復行三十里宿廳廨作近體三
首

初六日辰初登程見畦畛閒一片白如粉知昨宵有微雪土膏
微潤麴塵不颺素衣不至化為蠟旅人之喜也三十里新店
子尖入狄道州境潘紹度刺史來送飯後行三十五里黃毫
溝茶尖日色陰晦寒風勢面又二十五里抵狄道州城南兩

次皆駐宿州廨此次以洮陽書院為賓館舊為邑紳蔣進士宅割以課士前牧張紫泥刺史重新堂宇及兩旁齋舍潘刺史踵成之夜俱精腴雖尚僚宴客未必有此良庖既醉既飽為之賦魚麗之六章伯南諸君往石壁觀訪得哥舒翰紀功碑其高如巨屋下半截已剝泐無字知前此所得拓本但就有字處拓之非完本也又在城隍廟訪得元泰定四年碑臨洮府教授顏元祐書丹篆額作七律三首

初七日寅初即起秉燭早餐出視庭中雪厚踰寸黎明即登程行五十里至窑店尖冰凌塞途化為流澌人添新雪一白茫然不辨畦徑自徐家鋪至清平入渭源縣界共三十五里與夫蹉跎行泥中甚苦梅台惡大令度關山來送設茗於行館稍憩即登山升降三十里至後河亭始下坡又五里進渭源

縣城出省時天氣漸融盎然春色自過狄道風雪陰寒依然
嚴冬景象所帶敝裘漸不足以禦寒甚矣行路之難也

初八日陰寒重暮不溫辰初即發十五里喬家鋪茶夫又十五
里雙輪磨入隴西境陳雲亭大令來迓又十五里首陽城尖
飯後二十里鋪茶尖又二十五里抵鞏昌即進城至貢院途
次作七絕二首

初九日已刺謁廟聽岷州生講賢賢易色章此章遇聖人教人
學問言有人踐履萬實如此必從學問中來非不識一字者
所能做到若如朱註則是但憑天質無事力學非聖人立言
之意也後世高心空腹及鹵莽滅裂之輩皆藉口於此歸後
故告節孝二十七呈

廿二日度隴訪碑苦無良匠交臂失之者屢矣此次出省携陝

估李姓同行承差徐廷楨稍通文字可助搜討今日生童索
皆已揭曉先命王威遠樓拓宋崇寧鐘三通夜歸以隴西縣
恩貢生楊凌霄所輯隴西藝文集呈閱繙帑一過搜輯雖勤
體裁尚未謹嚴如韓昌黎伯夷頌尚論古人之作梁昇卿夷
齊碑在陝西蒲城縣皆非隴南文字壽序公牘之類及近人
著述所採尤猥濫然隴士固於舉業似此留心掌故鄉邦文
獻兵燹之餘賴以不墜聞其人已年踰七十不可謂非耄而
好學者矣為懸牌給予襄武者獻四字扁額以獎厲之並冀
後起之士觀感而興起也從其中錄出元碑目五通又銅壺
滴漏如有銘識亦可拓即命李估往句當

廿三日孫王兩君又從城隍廟訪得元碑三通

廿四日已刻發落生童畢楊凌霄來見一老學究也聞其游泮

之年尚係咸豐庚申慎宗師所取士蓋四十五年矣兩日內
李估共拓得元碑五通一為勅書一在元都觀三在城隍廟
尚有汪氏祠堂記及神道兩碑皆巍然巨碣非架木不能拓
以俟異日

廿五日已刻起馬出南門二十里鋪茶尖四十里鋪宿所居即
舊行館沉冥不見日光陰風穿牖如在獄底自到華後陰寒
積雪索然寡懽作詩六章以紀事末一首推敲未就今日遂
中續成之夜寒甚不寐

廿六日辰刻登程出堡渡渭水雪後冰融奔湍甚急亂流而濟
登岸即升一高坡新開之徑非舊途也絕壁泥涂峭而曲滑
而不平偶仄復偏仄馬蹄滑過策之不進人亦相繼仆惟與
耒鼓勇直上絕無趑趄之態真健足也下坡三里為麻茨溝

入甯遠縣界又十七里趙家根子設若於卹店稍憩又行二

十里過鴛鴦嘴

卽潭水洞水合流處

登光祿坡絕頂車家喇茶尖及下

坡同雲四合雨雪交飛山風撲面而來天氣寒甚瑟縮趨行
二十里抵甯遠縣城雪益大寒威愈不可耐卽入城仍至縣
署宿入室圍爐始有暖氣

廿七日昨夜雪深半尺晚起尚未晴肩輿萬不能行因請主人
無送客卽借其所乘車就道右勝甚蹇劣前驅一騎更下駒
陷於淖者屢矣躑躅衝泥三十里至樂善鎮閭帝廟茶尖前
距磐安鎮尖站尚二十里

伏見

逆計今日不能抵伏羌欲改

尖為宿又苦磐安地狹從騎不能容因議定分一半往卽命
晴嵐照料之其餘皆隨余駐此下榻正殿之東廂共三楹尚
軒敞土炕在南牆之下西廂為村塾書聲到耳明啞可聽俳

仙至日映雲勢又厚集雨絲雪片浙瀝橫飛簷溜琤不絕
非一二日可望開霽也搔首踟躕一籌莫展作七律二首

廿八日晨起視霽色在牕煩憂頓釋然下階即泥深沒踝積潦
尚未乾也仍駕昨車出及出市門始稍稍有乾淨土共行二
十里至磐安鎮伏羌之五十里鋪也晉錫三大令昨自縣城
來見於關帝廟即尖所也飯後易肩輿涉渭水沿朱圉山麓
逶迤至三十里鋪茶尖又三十里抵伏羌縣進城至縣署下
榻亦三度宿此矣作七律一首

廿九日卯刻發過龍神廟諦視三碑皆大書三字一曰蜈蚣隄
一曰左公隄一曰介公隄前日出磐安鎮堡南門有碑曰楊
善人里右題康熙五年七月十一日伯南言進城時見兩碣
一為姜維故里一為何烈女故里然則此邦之人亦好名歟

城內城隍廟兩坊左曰名垂大易右曰功在當亭一切神號
一切地名筆墨頗典雅十里梁家莊自出城後路在兩山間
尚寬流泉縱橫如織及過梁家莊五里兩山驟合前行無路
峽中惟有山溝一線巖泉即從上流下自此上坡至山腰四
望則重巒疊嶂周列如屏并無一隙之可通矣上坡時塗尚
燥及升五里至峴口上忽然塗潦充斥蓋山下雪已融山上
日出正在雪液交流之候一望汪洋幾成澤國爛泥深不可
測輿夫前路後繼左支右吾一步一顛竭蹶至三十里鋪名一
松樹晉大令煮茗在邨舍送別下坡途更險不得已借大令
乘車前進兩騾尚健然轍深數尺從絕壁馳下稍一蹉跌即
不堪設想又舍車徒步兩人扶掖行半里始達山麓即關子
鎮矣秦州界尖於關帝廟從者皆沾體塗足面無人色始知前

日登山尚非況瘁京師楊梅櫻桃諸斜街號為香墟灰荷花
蕩然尚在乎地無登陴之苦詩云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今日
之謂也飯後由七十里鋪而六十而五十而四十而至三十
里鋪宿行河灘中山徑聲礪遇斷水處支木為杠亦非坦坦
康莊聞前途華林山道路更艱泥深將及馬腹先遣人到牡
丹原探路深昏尚未歸明日恐不能行也作五古一首

三十日稍暖留一日修道派與夫全班往督之執畚鍤幾二百
人明知重勞吾民然生困供億之煩更易招物議不得已而
出此下策作七律四首

三月

初一日卯刻發幕中諸君子皆易肩輿行李易車而駛出市門
轉而左山徑聲礪石壁青紅過龍神廟水閣參差飛春濺雪

泉聲從山峽流出淙潺入聽風景奇秀然到處阻水道路崎嶇不前十五里至華林山麓行者皆有戒心初登坡尚乾燥至山頂平地新墊之浮土陷足其下即如塗塗附爛泥最深處即山徑最隘處俯視懸崖回皇欲絕使非昨日修築惟有自堙而返耳下山一陡坡十餘丈勢若建瓴韋牆高瀉水尚無膠埴可以疾驅而下共十里抵鄧家溝門已在山麓如登彼岸平地亦通茀難行甚矣路政之不修也五里牡丹原尖飯後四十里至西和縣界始為坦道在海頭茶尖又行二十里宿鹽官驛聞關帝廟有宋碑即命工往拓而讀之乃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乾道八年十一月望日同谷米居純撰文額上刻真武象作七律一首

初二日晚寒仍厲卯刻發尖風刺骨一狐裘尚凜冽市東西兩

門皆築土為牆如塞門兩面皆外陷碑內刻木為屏碑尚新
遠望木刻似行書陽文墨濡淋漓頗有飛動之態惜未捫讀
不知其為何碑也十七里過祁山堡度一巨川四山積雪新
鋪建瓴而下波濤洶湧詢從者云漾水即禹貢嶓冢導漾是
不知漾東流為漢不應在此當是異水同名蓋與祁山為武
侯駐師地同一欄言也過水為禮縣界十三里至長道鎮關
帝廟尖距城三十里中
隔一高坡山飯後二里出新街又入西和界兩縣
接壤大牙交錯今日禮縣尖西和宿明日西和尖禮縣宿不
知當日何以如此分界也八里過碑兒莊兩岸峭壁河流其
下沿溪依山曲折行山麓地甚仄每至山角突出處輒無地
左不能行則渡橋而右右不能行則渡橋而左凡涉十餘橋
皆架木築土為之溪水新漲頃刻盈尺水勢奔騰其疾如駛

橋趾皆已離岸宛在中央甚有漫橋而過者與無橋同與從
衝波激浪中亂流而過水深幾及馬腹一緯夫擠墜橋下僅
而得免一馬亦失足幾斃辛苦艱難至此大極矣共十五里
至劉家牌坊又五里至石包城茶尖山頂有古廟以高峻不
果游觀壁間佛象亦無字又三十里至西和縣城進城宿漾
原書院見高大令今日午後陰風淒然撲衣欲濕知有雨意
枕上果聞浙瀝聲簷溜旋下悞惱不能眠作五古一首

初三日晨起雨止衝泥上道自過甯遠流民載道隴南去秋歉
收繼以大雪膏稌不能下種北山深處積雪尚深文餘強者
鋌而走險老弱轉於溝壑昨日進城時即有飢民環與呼籲
惻然無術以拯之今日命從者各賚數百文沿途給救啼飢
號寒之聲慘不忍聞然聞市上麩價一斤僅三十文然則錢

荒非糧缺也過避風壖

即二十里鋪

登紅嶺山泥塗雖滑幸上下

不甚高峻又二十里自董家巷至盧家溝門峽中山壁崔巍

高不見日流泉沕湍奇石巉峴此十里中山水幽絕宛如董

巨長卷目不給賞雋在前十里青羊峽尖今因民皆逃散十

室九空改尖於此飯後過貢水河又為禮縣界度上下潭土

開亂山四塞一線羊腸循澗曲折崎嶇上下極巖壑之勝亦

極登陟之弊半途又微雨即霽大似吾鄉黃梅天氣共四十

里至石峽關宿行館仍在舊地塞向墮戶不見日色朱大令

於西壁新開一竇頓更爽塏大令候於此即入見談甚久

初四日曉霧極濃如將雨至幸未幾豁然開朗即登程山路巖

崎十里扁頭上最險過此又為西和縣界五里老關廟為絕

頂廟僅三楹墀象白面微髭與吾鄉赤面長髯者不同登殿

拈香雖無民社之責哀此飢鴻竊願為民請命又五里包家
窑一路瀑布飛流琤琮不斷又十里紙坊鎮尖為西和之末
一站此三十里實踰四十里共翻三大山皆崿峻飯後天大
晴又登山行窄路十五里過戴家扁稍平坦入成縣界沿途
小兒過關者絡繹不絕每經一村輒停輿不得行又十五里
宿小川鎮知成縣事同鄉吳柳同大令自城來遙見於行館
遂徐緩鄉抗不交印並通揭後任四十二款言柳同名在計
典因行賄三千金於成縣上加一署字由此李代桃僵不知
所勦者係海城縣非成縣此獄可片言而決昨日適得其公
牘即啟而視之所謂國狗之瘼無不噬也亦所謂鹿死不擇
音且笑且憐之

初五日辰刻發行十五里過索邏壩山屋道甚窄自此登酸棗

坡陟降巖崎對面即望見泰石山更高峻其東一峯樹密如
簪高出雲表則三臺山也共十五里下坡即至大川壩尖門
外溪流洶湧澗路有聲前度支浮橋以濟此次為暴漲衝塌
渡舟僅有一艘小而破爛兩岸以長繩上下牽之衝波激浪
中亂流而濟一舟僅容十餘人往來四五次人馬方盡達彼
岸易小輿登泰石山巨石如礮縱橫塞道十里登絕頂茶尖
僧州遣輿夫來送慣走山路攀屋上下輕捷如猿十里樂王
溝渡湖上飛閣將至山麓一鄉民立峭壁如虎負嵎當道攀
輿從者鞭箠交下仍不退幾為擠墜屋下蠻悍極矣平路不
數武又登坡行窄道左倚危崖右臨絕壑最險處號一天門
共二十里過四水閣而至平樂鎮宿風起沙飛山上出雲緩
覺明日恐又將雨矣作七古一首

初六日微雨峻陔崎嶇不敢嘗試停驂一日天氣驟暖自過秦石山即見桃李已放新苗鋪茶亦新蔥蘢洵氣候之不齊也初七日辰刻發十五里橋子溝石色青紫鑿缺如追蠡道傍有修路兩碑蓋自來為最險處又十里勝家灣山崖巨石皆外向斜覆如屋興行其下雖右逼懸崖仍須側足以避之自此過弔子峪舊行河灘中今阻水上從扁道行即鑄江署階州篆時所新聞也又五里馬薺石茶尖又二十里度望子關至葉家壩尖二里即磚廟子有釐金局前來記頗有市廛今氣象甚蕭索飯後祇行二十里宿佛入崖仍以義塾為行館蕪歲不治將鞠為茂草矣此十里內山水奇秀為至武都第一勝處前記已詳之

初八日蚤起見濃雲不散趁未雨即趨行山徑少而河灘多稍

平坦自燕入屋至鐵峽共八里每至奇峯當路一轉又別開
勝境前度到此停輿一石壁之下徘徊不忍去此次悉雨至
疾驅而過路傍兩廟其一已傾塌移建高處山水橫決之為
害甚矣又二十二里至甘泉尖飯後循屋左折由佛陽山登
米倉山亂峯突起皆赤埴墳中間山溝甚隘由溝沿登坡共
二十里至山頂茶尖風起雲飛微雨已颯然而至遙望前山
缺處露一峯高出雲表尚有積雪未融下坡共二十里過河
至安化鎮宿洪化書院

初九日卯刻發兩山間路尚寬坦村居亦稠密二十里至柳林
尖於太乙宮殿壁有碑無紀年僅題歲在己亥字額橫題八
字曰創建先陽山玄帝碑題名有侯門敬讀石色斑駁甚古
頗疑為宋刻飯後行山麓而道隔溪高峯挿雲連瀟不斷二

十里湯房茶尖左山高處有梵宇詢村氓為無量寺飭從者
往訪碑無所見又前行十餘里厓愈窄一山隅為水阻與從
上升僅樵徑一線寬不過踰寸其下即深淵所過險道無踰
此矣再前為水簾洞遙望有數懸厓前與岌岌不得升不敢
繼進改道下河灘覓水以度其實水不甚深支浮橋三兩即
可免於涉險省此一費非所以利過征也登岸即河隄恩裕
如刺史迂於官廳即進城至貢院因明後兩日皆國忌今
日即謁廟放告

十六日調覆階州童西固廳首一卷頭二場文理紕繆今日調
覆仍未能一律通順閱其名冊年已四十七矣此無可造就
者從寬充俗作七律一首

十七日作七律一首

十九日聞邸抄崧帥調督浙閩升吉甫制軍調陝甘總督吉帥已到京西來當不遠計程端午前後可度隴此次試畢回省未必見錫帥矣

廿三日歲科童已揭曉命李估先就城內各寺觀訪碑拓得萬壽山修觀音祠記一通慶元五年六月朔旦從事郎前知興

元府褒城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張寅記承議郎宜

此當為宣字原

文劉駿差通判階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劉震書并篆蓋筆法頗似虞伯施在宋碑尚為能品可喜也

廿五日閱文縣志有慈需廟碑紹定三年楊必復撰文州太守魯公祠堂記紹興戊寅閏中貢生何炳文撰兩石尚存

廿六日查階州志福慶寺在城東三十里干開壩宋建下注本寺鐘三字以為寺內必有宋鐘李估裏糧往訪空手而歸非

燬於劫火即如藏壑之舟有力者負而趨耳從城中城隍廟
拓得殘石像一通上截已闕下截標甲佩劍不知為何象左
題借紫眉山史祁上石借字上泐右題次戊戌十月癸亥十
共存八字上下皆缺又一紙題慶元五年六月初一日看管
人剋擇官李師正上石原為一石兩石不可攷矣

廿八日辰刻發落生童畢見恩刺史富游戎階城瀕白龍江夏
秋暴漲舊隄不足捍水往往衝塌田廬為害甚劇近日河道
東移浸逼城脚益不堪設想舉人劉士猷楊清藻等遞公呈
請往相視設法籌款脩築告以非地方官不敢越俎回省可
告當軸恩富兩君亦以此事又同來覓始知此舉即出自長
民者之意也

廿九日辰刻起馬出西門登隄望右厓佛剎觀煥丹堊尚新樓

窗洞開從牖中望見懸額一曰仙果多培一曰石麟口錫隄
 在水上城在水下立隄上回視郡城不啻岑樓之上俯臨平
 地蓋萬峯之麓最窪處也使長隄一決則全城皆為魚鼈宜
 紳士之環而請命矣諸生絡繹在河灘送別遙望灘上林壑
 中隱隱有村舍當即其所居之地蘇子瞻云為我佳處留茅
 庵如此佳處讀書隱居神仙不啻竊願與諸生訂結鄰之約
 從河灘行十里遇路斷輒蹇蹇曳水隨流曲折共溯洄十數
 次始升高屋然水深不過尺餘視來時懸厓一線夷險懸絕
 矣又十里湯房茶尖又二十里柳林太乙宮尖來時新柳未
 青但見長條如煙如霧今則濃陰綠縹蒼翠油然欲滴飯後
 經梨樹硤正當梨花盛開屋角簾邊繁英若雪加以天氣晴
 朗纖雲不翳清風徐來憑輿瞻眺心曠神怡共二十里至安

化鎮仍宿洪化書院李估先至安化拓得宋祥淵廟碑文中
有淳熙十年字後一行朝請郎兼秘閣權知階州軍州兼管
內勸下嘗泐又祥淵廟惠澤昭應侯加封碑行書下有慶元
四年勅又一石三勅一大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一淳熙十
年九月十六日一淳熙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武經郎新權發
遣金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臣田
世雄立石又道經柳林訪得刺虎碑兩通一分書淳熙三年
十二月念八日門生文林郎興元府錄事參軍提舉常平司
主管賬司普慈唐舜恩撰一行書額分書陽文題階州太守
田公刺虎記首行二年七月上紀年已泐後題十二月十六
日從政郎階州州口口投普慈口定記并書唐舜恩題額以
前碑證之紀年上所缺兩字當亦為淳熙也亦各拓數紙以

歸聞離此十五里高山上有鐵碑邨人不知其年代但云甚古即命裏糧往訪拓此行為不虛矣

四月

初一日辰刻發度米倉山絕頂邨舍茶尖竈突煙熏不堪插足即下坡共四十里至甘泉尖飯後行至鐵峽見伯南諸君徘徊綠陰下相與觀山亦停輿稍憩望山頂洞府高懸絕壁一僕鼓勇上升云洞中石象數龕之外空洞無物據道人云內有古鐘及列國時養由基箭真無稽之言也又云靜皆同年嘗親訪亦未敢信仍宿佛如屋李估拓鐵碑回其碑僅高一尺餘審題額為無量壽佛像末行題名有生員及郡庠生字知非古碑額上有雲霧山三字即此山名也其高可知矣初二日晴暖辰刻發葉家壩尖平樂鎮宿風日清朗檐帷憑眺

始知今日八十里塗最險景亦最勝溪山如畫林壑靚深每
至山窮水盡兩峯斷處一轉輒別有洞天古人言會稽山水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無以過之倘許築逸老之堂吾願隨季
真後矣平樂出山蠶織絲布頗似齊豫繭綢以六千購二匹
非以章身藉攷土產亦採風之事也薄暮風起雲飛天驟陰
晦雷聲殷然雨雹交下一僕言前驅在十里外見大蛇自山
頂蜿蜒赴水粗如杯長丈許可異也

初三日辰刻由一天門登泰石山趨行二十里將至山頂密雨
如絲尖風似翦輿中寒甚即假邨舍易裘而進下坡過河至
大川壩尖飯後冒雨行三十里宿小川鎮中隔一酸棗坡頗
高峻其餘亦升降巖崎泥塗艱滯來時四野蕭條草木無一
花一葉今則麥苗已秀高下一碧有懷新之象矣

初四日昨日卧後大雨如注碑句達旦知今日天留客矣

初五日天曉即雨溼雲四塞厲風怒號山路崎嶇傾盆可慮實
覺進退維谷躊躇至再鼓勇登程及上道雖泥塗踣躑然較
之關子鎮華林山尚不覺其可畏蓋觀於海者難為水也行
未半雨脚漸稀三十里至紙坊鎮尖又三十里石峡關宿午
後風益厲雨隨之而至但聞波濤澎湃聲一羊裘薄如紙寒
至不可耐始知風為雨導北風甚則寒寒極即雨南風甚則
熱熱極亦雨然則風災非雨災矣自過紙坊鎮苗秀不過十
之一其餘皆如重山之濯濯詳察地勢山田高亢畏寒不畏
水春雨如膏正宜蓬蓬勃發其所以鬱而不伸者寒太甚也
然則寒災非雨災矣今年麥秋殆無望哀此小民何以聊生
塗中舉與乞命者顰面鳩形較來時更不忍觀李估在小川

拓得吳道子畫像弟子謝鏞摹無年月又采乾道廣化寺記
則岳廣文已著先鞭矣

初六日稍暖飢民之憔悴極矣細思春熟本非登場之候即云
青黃不接何至家無宿春詳問疾苦始知歉收已三載其始
尚有益藏繼以典鬻今則十室九空山窮水盡壯者流亡老
稚填於溝壑道殣已不少往往為豺狼所食回民蘇雲秀此
鄉之善士也苦屋以棲之設糜以飼之所以尚有此才遺今
其力亦竭矣據云每日早晚兩粥以五十人計稱價四錢苟
延殘喘至兩月新麥有秋不至為餓殍矣又問何以不報荒
則云此間無魚鱗冊富戶包糧平時以多報少倚為利藪若
一請蠲租勢必委員查勘從前隱匿和盤記出莫不樂於賂
墊故荒者自荒納者自納並無礙於催科而民隱之不上達

則此實為屬階矣聞之惻然因給以二十四金俾留養清晨
即來謝視其人尚篤實畧獎厲之四十里盧家溝門尖四十
里西和城宿一路飢民仍絡繹但詳察災情似較禮縣稍輕
既進城陳高兩君同見知日內正在籌款但未報荒不敢請
發款災區甚廣恐所濟終無幾耳城內飢民約五百明日命
各發饘半斤一勺嗟來不過使嗷嗷之聲稍息而已

初七日卯刻發西和城通關帝廟見領饘者紛如蟻集幕中三
君與內外僕從共湊錢二十千交陳大令助賑五百人約可
供四日餐三十里石包城茶尖未至有鄉民二三十人攔輿
呼冤閱其稟詞為首者龍槐樹村民三人皆趙姓控禮縣朱
大令藉差婪索並將監生趙文蔚及村民趙和尚趙鄭姓刑
押問之憮然不樂前行二十里烈日正中天氣驟暖覺煩燥

不可耐去上下兩棉又十里長道鎮尖朱幹生達於堡外即
至行館見遞稟事已有消息先發制人極言趙文蔚之刁抗
非詳革懲辦不可姦言為緩頰亦不可據稟詞學差可斂錢
二千數百串據幹生自言每畝攤錢三十文亦九百串詢奴
子則云兩尖站一切輿馱供帳至多不過二百金即再加棚
費亦不過強半值此凶年民脂已盡何以賑撫則玩視如彼
誅求則認真如此不敢為同鄉諱也飯後疾行三十里宿鹽
官鎮雲亭送至此談甚久其言尚知有民瘼賢於吾鄉人遠
矣即作幹生一函不能與莊言以度詞諷之

初八日卯刻發鹽官為巨鎮飢民就食者亦不少金和請發糖
允之共三百餘人人給一斤强者爭先攘弱者而并食之雖
篋楚不少卻甚矣枵腹之難堪亦見賑荒之無善策也四十

五里至王家坡煮茗稍憩又十五里牡丹原尖飯後度華林山至三十里鋪宿潘錫九刺史來迓至行館談稍久據云秦州西南兩鄉亦有饑孺現籌款公私六千串約三萬口可支一月糧禮縣并無六十串同此飢民何其幸不幸也又言歉收亦三載並不成災不謂之災不得土謠謂之啞吧年較普災更苦悠悠蒼天何其酷耶得詩一首

初九日辰刻始發三十里抵秦州城羣秦階道慶雲閣觀察及文武各員迓於伏羲城即至貢院慶觀察即來拜以南路災情詳告之談甚久

初十日謁廟故告僅收節孝兩呈錫九之精於吏事業無留牘可見一斑矣

廿六日辰刻起馬出東門慶觀察率文武送於東關外度銀河

嶺達渭水之濱以扁舟渡又登一高山至夏家厓憩於老槐之下槐根廣逾十圍其高及肩綠陰如繖涼風徐來坐片刻即由此下坡共四十里石佛鎮尖自郡城至此有兩道一由營防嶺至崔家石灘渡渭水去年所行之道也近十里今日由南河川渡渭水路窄且紆迴飯後出市門即上坡山行四十里下坡即抵秦安縣城西關關門外額分書金湯二字內額真書鳳陽門三字麗譙額曰忠孝樓內城為解溫門進城後折而北由文華坊至縣署卸裝三度宿此矣

廿七日過辰刻始發二十五里蔡家祠堂茶尖門外綽楔題廣東惠州府中軍都司蔡墀善行坊又二十五里郭嘉鎮宿鎮有盤龍寺伯南諸君往遊惟見一天順鐘

廿八日出市北門上坡逆還至山頂王家堡尖飯後下坡逆還

至山麓碧玉鎮宿今日山行一條梁共七十里

廿九日辰正發通渭縣賓殿珍大令迎於東峽口共三十里抵通渭縣城進城仍下榻縣署下輿倦甚盡謝他客惟見殿珍亦未能久談也以途次所收土宜兩色餽殿珍聊以報前貺乃主人即以珍玩四色來答堅卻不可收伽楠十八子一串殿珍頗蓄書畫兩次補壁皆不俗今日所見以李長蘅松石立軸為第一王耕煙山水祝京兆立幅皆非真蹟也離城二十里有溫泉伯南諸君往浴據云境極幽邃無濟勝具不能同遊為可惜耳

三十日清晨即發二十里登山又二十里下山普兒川茶尖又行二十里至馬營監宿

五月

初一日晨起稍晏辰正始發二十里過牛營道旁有古鐘一口視其款明萬厯間造又二十里康家坡茶尖又二十里紅土窑宿

初二日日高始起已初發二十里李家堡茶尖瓦屋三楹疏牖長扉廣場軒敞勝昨日宿處多矣又四十里抵安定城宿
初三日卯刻發周大令送至清涼山麓山長約五十里三十里至山頂茶尖又三十里至西鞏驛宿

初四日辰刻發四十里雞兒嘴尖又二十里抵會甯縣城即進城之行館宿

初五日卯刻即發共行九十里翟家所尖青家驛宿驛門內有三碑捫而讀之皆非為建驛而設一紀荆楚會館事其一為利濟履順兩橋記左文襄撰利濟橋在倒迴溝上履順橋在

党家灣上均在驛西數里內鳩工興築者記名提督周紹濂
李良穆也昨覆壽護丈一面附去階州公呈今日致恩裕如
書即以此事告之

初六日卯刻發共九十里適半而高家堡尖飯後度七架山抵
靜甯州城進西門詳視其額曰免金門字跡已模糊前此往
還所未見也程刺史見於行館徐承差與李估自秦州拓碑
回未赴天水鎮惟拓得麥積崖十種內無年月者居其半未
必盡可著錄也又秦安石佛寺造象甘泉寺元祐石磬銘二
種據云麥積崖尚有吳道子繪觀音像宋熙甯三年陳留李
師中詩在極高處不能拓僅摹錄以歸甚可惜也

初七日辰刻上道今日亦九十里神林堡尖隆德縣城宿

初八日辰刻發十里楊家店登六盤山濃雲四合風雨驟至冒

雨登峯頂官店茶尖關侯廟再憩雨雖霽山頂泥途尚溼轍
跡甚深降至半山地始燥始知今日高處大雨破塊農田盼
澤正殷惜不在平地也下坡過和尚鋪又十五里瓦亭驛宿
初九日卯刻發三十里蕭關張筱山刺史候於關廟淪茗略談
又二十里安國鎮尖署平涼縣事盧羲侶大令自城來迎飯
後四十里抵平涼府城平涼道王俊卿同年偕瑞仁圃太守
及各屬教官同送於官廳至貢院筱山與羲侶同見懃極矣
即謝客途次連收四呈皆稟控固原州謝學正婪贓各款虛
實雖尚須徹究輿論沸騰至於如此士林不服已可概見即
商之王觀察允撤任委代庖已繕稿矣而羲侶以升帥憲節
將臨恐聞訐告之風堅請從寬先查後撤晚餐後又與筱山
便服來面求不得已允之

初十日揭廟講書歸後即放告向例惟巡捕與教官出收呈今日義侶亦偕出不知吾同鄉何倏於心而惴惴若是得無衾影有所疚耶

十一日平固兩屬童頭場隆德童生環稟補考之崔瑗王光烈皆舉人鎗替賧極即傳詢三代履歷皆能對問稟保則云諸童因補考懷疑實係正身既無實據不能不改攷坐之堂階下蓋戲閱其文王光烈一卷尤通暢再移之內堂檐下復函屬義侶查詢不佞整頓欠考原冀挽回惡習昨據固原州附貢生徐步陞等稟控該州學正謝錫圭藉端需索歲考印冊各費分別稟增附索費自八百文至四千文不等補考者多至八千文然則諸生之裹足不前皆由此輩婪索為之屬階不佞整飭學校之意亦轉滋流弊實可痛恨因自撰告示一

通嚴禁需索亦所以自掃門前雪也

十八日春初閣厚庵前輩寄贈五言長律一首置行篋久矣今日始依韻和之

廿二日昨日伯南泰譽往遊空同山歸言五臺之勝簡書驅我未能同遊山靈其笑我矣徐廷楨亦偕李估往拓得宋建中靖國經幢一通金大安鐘一通元碑兩通其一巍然巨製商叔奉勅撰書筆勢雄駿直追徐季海父子駕鵬波而上之矣今日又往關帝廟拓天聖鐘及元至正香爐題字

廿三日辰刻出東門城外武廟已蕩為墟防營築壘其上—浮圖即圍於其中屢次過之漠然也今日遙視塔牖中似有佛龕金光耀目門外照壁雕鏤精細當是一古刹歸途或有石刻可訪四十里鋪宿

廿四日晨起知升帥卯刻自白水鎮來即移厠讓客行館之東
有客店新落成義侶為陳設几榻藉以暫憩候至辰刻升帥
始至即往拜西安一別三年矣談既畢即上道三十里宿白
水鎮

廿五日辰初發王村尖號四十里實有五十飯後三十里抵涇
州城宿貢院

廿六日辰刻發即登高原由坡而上兩厓土壁如削無可瀉水
雨霽已三日矣泥塗尚深尺許直至坡頂始見白地光明坦
然遵路高家窑茶尖瓦雲驛宿共五十里

廿七日辰刻發三十五里過上下神盤停輿綠陰下淪茗稍憩
即渡涇水又二十五里太常鎮宿署甯州事楊伯淵刺史自
城來迂行館補壁有吳郡童原沒荷荷花下立驚驚白如雪

粉本黠淡似是真蹟此吾鄉先哲雖略知其姓氏未能詳也
廿八日卯初發四十里三不同尖甯州正甯董志交界飯後行
三十里至董志鄉進城憩於慶新書院又行二十里宿西峯
鎮自渡涇水上慶陽原新雨之後麥苗怒發彌望黃雲餘糧
棲畝大有豐年氣象視階成一帶判若天淵矣

廿九日卯刻發驛馬關尖白馬鋪宿皆四十里宿處淒涼如舊
尖處戶口視前度稍增矣行館一村店雖不甚軒敞頗潔靜
鳩工未幾土木尚新花馬池鹽鳳翔各屬為其引地運道必
經於此有鹽局

三十日今日祇五十里即抵慶陽畏熱如虎日出趁晚涼即發
登雷家峴稍憩到城尚未車午慶陽府華再雲前輩率教佐
郊迎進城至貢院

六月

初一日謁 廟講書敬告

十四日閱邸抄仁和相國以年逾七十開去軍機徐菊人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又授為政務處大臣又會辦練兵事宜富貴逼人來一至此我自童榜揭曉後李估在城內訪得金石刻六通附錄於後

佑德觀道德經幢二座左幢道經右幢德經左經文七面右經文六面左第八面天慶觀道德經幢記景祐四年歲次丁丑二月二十日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口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下闕其撰人不可攷矣文中稱祥符乙卯歲故桂州觀察使康侯繼英初造天禧丁巳歲故循州刺史李侯餘懿今禮賓原侯德與相繼作守就山門左右對植之

右後二面皆官吏題名楷下截已漫漶結銜雖存過半而姓名已闕如矣

普照寺明石幢兩座一為佛頂尊勝總持經咒末一面有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楊慶陽府中順大夫知府張及同知通判以下題名皆文職一為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第六面第五行以下皆年月題名末一面欽差協同延慶等處都指揮樊清及指揮鎮撫以下題名其前題記云普照寺重修捌次阜昌八年二月十五日重修鍾統六年三月十五日重修天福三年口月十五日重修大朝元年三月初一日重修大元至政二年八月十五日重修乙卯年九月十五日重修興國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天順八年六月初二日重修自天順以前年號踳駁先後顛倒錯亂魚豕迷目鄙俚可笑當是邨農

牧豎不識字者所為或是金源時舊刻剝去重錫不足存也
慶原路兵馬都總管題名記正大四年七月一日通奉大夫
慶原路總判致仕楊谷文真書

慶陽府廳記大德三年己亥五月慶陽府府學教授趙下闕
而文中有仲通來訪為歲以獻云云仲通當是其名也行書
下截殘闕

廣教院鐘款今在典咸平三年庚子歲正月真書陽文鐘主
題名七行陰文

廣濟院鐘款今在慈雲寺泰和元年歲次十月慶陽府彭原縣丞
倉廣濟院前監寺鑄鐘都會首住持沙門廣滿造一面忠武
校尉彭原縣都監劉大年等題名計拓本一分大小二十八
紙皆真書陽文惟一面有梵文數字

十六日晨起聞河流洶湧馬不能渡使人絡繹探水午餐後報水退即命首途華太守送於郊外新舊生送於河干來時僅一衣帶此時兩厓相望已逾一箭之遙建瓴直下水聲如雷一雨之暴至此三十里雷家峴仍憩碑下捫而讀之首行題重修龍巖泉橋記額為大清二字而不見紀年撰文者為慶陽府而姓名適在下截已陷入土中矣今午雲日模黏雷聲殷然知必有大雨迺至離白馬鋪三里雨師始驟至頃刻溝澮皆盈輿中衣履盡溼輿夫緯夫更如水淋難矣幸驛舍已往望到後更勢若傾盆今宵河水必盛漲若稍遲回則明日又將裹足不可謂非見幾也

十七日驛馬闕尖西峯鎮宿

十八日黎明即起天宇陰晦濃霧四塞乘曉涼即首途行未十

里而雨至及抵董志縣城憩慶興書院而簷溜淙淙下矣主人恐天之留客也又見余卧具至倉皇失措周旋幾不能中節遂冒雨行見邨舍欲避華門圭竇不能容高軒停輿片時依然作門外客不得已仍趨行共三十里至三不同尖楊伯淵刺史迎至此飯後雨霽又四十里宿太常鎮伯淵見於行館以李估赴甯州訪碑面託之

十九日昨夜早睡枕上即聞雨聲澎湃連旦至辰刻起猶未息也留一日午後霽楊伯淵便服來久談

二十日探水者人人異詞但距河踰二十里出堡外即隱隱聞波濤聲其洶湧可知從行吏役莫敢先發北人皆畏水惟有命阿和往至則徑渡遣人歸報云有兩舟水漸退可速行時已過午主人既遣伴畱客又便服自來盛意不可卻視斜曛

正熾雨師當不至稅駕遂定過一宵早發豈知晚餐後又雷
雨過子刻尚浙泄有聲悔不早行矣

廿一日晚色方升天又開霽不敢再逗留即束裝伯淵送於三
里外及至河畔水又長四五尺河流甚急以繩繫小舟十餘
夫牽之逆流而上又直下如箭始橫渡登岸後至汪公祠綠
陰下停輿稍憩共五十里窑店涇州所派內外巡捕來述言
畢仲萊回京昨日適至涇州城今日自城赴瓦雲驛尖約在
此稍憩以便前客讓後客約到後即飛騎馳報過待至未刻
尚無消息飢渴不可耐知此君不必踐約不得已命即發以
為途次必遇報馬矣豈知行十里杳然又十里抵瓦雲驛外
仍杳然至行館見鄧賡畬刺史始知其已刻方起馬前驅到
此聲言亦欲宿瓦雲驛然無兩處可以停驂已於邨店為另

設一尖所請其徑至長武宿余知其必怒也稍憩即往拜未見亦不答邠州大佛寺住持僧天緣送拓本來約八十分每分四通其中雖雜以明刻唐宋十居其七八此憲齋所欲拓而未果者亦一快事檀施二十金贖四金

廿二日辰刻發雨後泥濘抵涇州城已過午矣

廿三日已刻謁廟後即放告無一呈憶前歲按臨亦如此想見民風之馴樸齋畬言號舍視去年益傾圯歲修之款已為前任所蝕交卸不遠難於賠墊往視則北號岌岌欲崩以十餘木左支右拄南號相距不及兩尺真所謂巖牆之下歲歲履新歲歲受代傳舍其官上游當分任其責也

廿七日科生頭場午後聞崧帥到駐州廨薄暮淨場即往話別新舊吟哇悌鬱見於辭色且為方伯訟冤歧中有歧唯唯而

已得廣平計韶臣作古髻年文字之交又弱一个曷勝悼歎
七月

初四日都司王生吉以所著秦隴思危錄呈閱身在行間事皆
目擊故記載頗詳惟叢雜無次首卷標題以兩事編成對偶
略如章回小說大非著書之體即屬介侯代跋數語直告之
李估前日歸共訪得金刻一石刻七正甯承天觀碑大中祥
符年立即鑄江所贈者文廟元大德詔書碑此二刻在城內宋敕封
顯聖王廟碑太平興國中建崇甯進香記元至元廿四年敕
延祐二年祈禱甘澤記皆在要冊湫龍神廟甯州牛公新衙
記梁龍德二年立金貞元四年鐘銘又范文正狄梁公廟碑
原石已失光緒中新刻又吾鄉文待詔詩在南山寺可備百
衲之一種

初五日王都司來見頗不以直言為臯在武弁中可稱耄而好學李估至高公寺拓碑回視篆額為嵩顯寺碑記無所謂高公也當是誤讀嵩字耳書法精整雄勁饒有華貴之氣魏碑能品查孫淵如已著錄但云青浦王氏藏本不著何地今拓但有月日而孫錄則云永平二年當是孫所見本紀年尚存而今本失之關內自西狄頌外以此碑為最古矣託卓亭築小屋覆之又拓得宋景德殘碑元元貞鎮海寺碑碑陰有蒙古國書又回山王母宮宋人題名十餘通當即在上官必篆書碑陰而前所未見者束裝不及詳究當俟異日詢之

初六日卯刻即首途三十里王村尖白水鎮宿得子沂書云方伯之去由於吾之舊令尹果如所言則尚非文中主腦也初七日辰刻發平涼四十里鋪尖過未刻即抵郡城

初八日雨義侶來留客駐一日

初九日晚寒穿重綿辰初發義侶送至安國鎮在行館話別飯後驟暖換袷衣三十里至蕭關茶尖風雲驟起陣雨欲來與中寒甚又易綿不轉瞬而日出杲杲熱如故矣一日之閒天氣三變此起居之所以宜慎也又二十里瓦亭宿

初十日辰初發十里大窪十里牛營茶尖又十里渡小溪為清水塞子又行十里開城嶺尖飯後四十里抵固原州城

十一日辰刻發二十里孫家河茶尖與中望高阜神廟露臺有兩鐘自往視一乾隆一嘉慶喀然而返又四十里楊郎莊尖飯後三十里黑城子宿即舊行館聞一武弁寄孀其中窳突煙熏馬矢堆如山積臥後蚊蚤交噬螢蟲如恒河沙數徹夜不得眠

十二日辰刻發三十里七營尖飯後四十里李旺堡宿

十三日辰初發五十里高崖子尖三十里至同心城實有五十里半途過一村堡以為至矣問之尚有二十里也前日九十里足有百二十里若以秦晉驛程絮長較短適增其半不知記里之數何以相懸若此真道途之苛政矣自瓦亭以北所經村堡田疇廣闊煙戶殷賧房宇皆新蓋有豐年氣象視前度到此煥然改觀矣

十四日早餐後即啟程今日共七十里無尖站十里過一村莊林木翳蔚屋廬亦尚整潔過此皆廣漠無垠蒿萊滿目直至五十里始遠望有老樹兩株綠陰之下額垣斜袤僅如蟻垤盤缺過半反抵其地有矮屋兩楹一土坑兩板扉之外別無長物坐此稍憩又行二十里至大紅溝宿署甯憲廳王福鴻

自廳城來道計程四站三百餘里可謂誠矣

十五日辰初發二十里沙泉驛俗名陳麻子井有土屋十餘家皆以畜牧為生過此三十里至常山頭尖荒沙斥鹵無一椽一畝行館僅三楹從者皆處於窑洞前臨濁河土人即名之曰常山河雨後水深以牛車渡飯後四十里甯安堡宿惟常山十里有土屋一家孤懸荒漠其餘皆一片山郊而已堡外有渠上架長橋鑄江運於行館談甚久今日單開九十里尖站五十里實祇三十里宿站四十里則有六十里也

十六日辰刻發穿堡門而過即渡一渠水廣無渠役夫褰裳以涉十五里渡黃河舟行約七里即抵石空寺尖飯後張義堡茶尖棗園宿前度來已初冬秋禾皆收割穿田隴中行祇四十里今日左繞山麓又阻於濠溢十里

十七日辰刻發今日本七十里渠口茶尖廣武城宿因農家引渠溉田渠水四溢南阡北陌一片汪洋改道由山麓繞出渠口之西二十里即茶尖其地為鐵桶堡過此皆荒磧無邨舍紆迴往復行六點鐘始到較舊路大相徑庭初望見隔河山色濛濛煙靄中間導者云十餘里輿夫三易班每行五六里問之仍十餘里再行再問約三四次已望見村樹尚有十餘里也遠哉遙遙真不可以道里計矣

十八日辰刻發昨由南門進今日仍由南門出蓋廣武祇有一門也今日本當大壩尖葉昇堡宿各四十里其長實相倍蓰誘云大壩奔小壩越走越害怕前度試之不誣也故此次分兩日行宿大壩中間風水嶺茶尖

十九日辰刻發渠水溢途從阡陌中曲折行小壩茶尖前度潔

除一邨店頗可坐憩此次無人顧問僅借人家矮簷下稍停
片刻共六點鐘至葉昇堡途次電竿新經測量每段記有里
數此四十里實有八十三里真可駭怪甯夏縣高曜三大令
來迓見於行館

二十日辰初發五十里楊和堡尖飯後四十里抵甯夏城先在
十八里鋪茶尖甯夏府高仲斌太守迓於官廳進城至貢院
高太守因渠工吃緊稟升帥電派曜三代辦提調

廿一日揭 廟講書

八月

初七日發落新舊生

初八日辰初發陽和堡尖飯後仍在王洪堡茶尖葉昇堡宿

初九日卯刻發本擬宿大壩因朔境無主人草草留一飯其所

備惡草具亦未寓目自帶糧補充飢時已未刻趨行四十里至廣武宿

初十日辰正發五十里鐵桶堡茶尖聞田隴水漸涸不由來時路穿村堡林木而過僅十里至棗園堡宿

十一日辰正發四十里石空寺宿防軍旂官施集三自甯安堡來鑄江自邑城來先見施旂官以中衛南廣漠無垠蒙番錯壤借馬隊四騎護送至省又與鑄江談良久

十二日日初出即發出勝金關至雷家沙窩尖鎮羅堡茶尖中衛縣城宿以應理書院為行館單開飯尖三十里茶尖三十里宿四十里共百里其實尖宿兩程均不過四十里自雷家沙窩至中衛城號稱六十里視大小壩之二十里尚不足此間記里之碑真非外人所能索解勝金關以北連遶沿山麓

山不甚高石骨嶙峋斑斕作紫色峯頂尖圓有鑿缺者有下陷達望深如智井者頗疑此山為已熄之火山石亦火成石也山盡處有兩短碣均刻表忠塔三字過此即為勝金關形勢扼要甕牖尚存八十里中村堡稠密林木蔚然田苗綺錯鑄江來行館久談堅畱停驂一日稍息塵勞供帳已預備情不可卻矣夜伴來餽土物四種枸杞銀耳米花髮菜髮菜初以為海錯今始知產於沙中積沙硤瘠一物不生惟此物綿延不斷貧民采掘恃為衣食之資行銷各省枸杞之外亦為土產之一

十三日為鑄江畱一日命工拓元碑一張在都司署堂下閱申報有謀財害命一則蓋仲岷伯也為之駭痛岷伯回吳後自己所居盛澤雇舟至吾吳穹窿山相地泊舟楓橋帶有重資為

舟于謀斃閱兩月始破案拿獲夥黨兩人正兇尚未緝獲行路之難友生之痛振觸於胸而不能已

十四日辰刻發四十里沙坡尖門外即河流自此沿岸而西沙岡綿亘祇通騎步從河中泛舟逆流而上水程僅六七里曲折行三點鐘之久始達彼岸又行三十里宿長流水甫登岸時行兩山間石壁巖峯雲霞斑駁煤鐵之色涌地而出有此大利而不知開無鐵路之為梗也夜聞邸抄奉 旨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所有各省學政均着專司考校學堂事務會同督撫經理

十五日辰刻發一碗泉尖甘塘子宿皆四十里自昨日未至沙坡十里即為沙磧共約百里黃沙一片莽濶無垠宛似關外

瀚海風景非尖宿處亦絕無一邨一屋過一碗泉兩旁始見
土坡中間沙路皆白色荒沙廣漠苦雨淒風悻獨異鄉遭罹
世變值此佳節情何以堪

十六日六十里營盤水宿中間惟見頽牆兩堵絕無憩息之所
連日行程頗得視準大約曠野之中遠望可二十里最先見
黑影一線漸漸樹頭瀕河之處漸見波光一白及見邨舍已
近在五里內矣再近始辨人物先見人繼見雞犬而至其地
矣於此可悟畫理從高處望與立平地略有差睛霽與天陰
亦略有差孟子以飢渴為人心之害平生無茗癖但知有飢
不知有渴途次見緯夫每行踰十里若烈日中祇須二三里
即渴而求飲迫不可耐黃河高岸峻極數仞亦冒險攬身而
下沙漠之地雖蹄涔勺水濁如泥漿亦爭先掬飲不啻甘露

雖扶之亦不返顧至此始知飢渴二字實有相連之義

十七日陰寒遠山已積雪距食瓜纔三日耳三十里青厓子尖始出中衛境入紅水縣丞界青厓雖沙磧民以畜牧為業三十年前頗繁盛今僅存土屋數家邨市一條已蕩為墟惟見頽牆敗堵其址皆磚甃而成房廊曲折禁櫟委屬荒煙蔓草中其遺跡尚可彷彿市盡處一古廟雖無一椽丹青未泐可想見規模之華煥據云舊本有當典一家皆燬於回匪之一炬累朝生聚遂成焦土余初下車時聞漢回構釁以漢民畛域太甚頗持調停之說及行部所經荒村廢堡人煙寥寂問之皆燬於回劫兵鋒所過雞犬不留屠戮慘酷殆無人理又聞回民近則三四十年遠至百年必思蠢動雖經官軍痛勦遺黎生聚漸至蕃庶即時時微風動搖其起事也處心積慮

朝謀夕發一呼百諾雲合響應擾輟戟戣若豫儲峙或起於
新舊教之鬭爭而結穴歸於仇漢且如會匪教匪之類皆市
井游手惟回民之叛轉出於彼教之正經士民素有聲望者
凡著名大酋非其阿幟即一鄉之首領雖千金之產衿帶之
子蹈死如飴絕無返顧因此知彼教之先必有相傳彝訓漢
回不並域而處若不叛國即為叛教蓋揭竿發難彼固以為
盟府之誓詞非叛逆也是以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禽獮
草薶自詒伊戚謀罕默德有知亦深悔詒謀之不臧矣飯後
五十里一條山宿靖遠縣界以鹽店為行館該地有兩鹽店
前所宿具一今所宿又其一也

十八日嚴寒卯刻起御狐裘而發二十里鎖罕堡茶尖又七十
里黃厓子宿又入紅水縣界

十九日沙河井尖六墩子宿入皋蘭境單開尖六十里宿二十里其實上半程僅二十餘里下半程轉有足四十里記程單可笑如此前度考甯夏由平番來由固原去自此至省三日程皆從前所未經也今日所經半為沙漠半為高原出黃崖十里即有村落約二三十家過沙井後五里十里之內村舍或兩三家或五六家逶迤不斷不似前五站之闕無人煙矣二十日二十里山子墩尖六十里水阜河宿單開尖三十里宿四十里亦不符今日行兩山間循崖左轉共數十彎縲而曲如往而復中為田疇土面皆蓋以石屑似收割後以禦霜雪晨行二十里內邨舍絡繹但非望衡對宇五家為鄰十家為里點綴疏落皆相隔一牛鳴地地勢高亢無水泉亦鮮林木邨民多種瓜畦中尚纍纍距行館十里有老農四五人獻瓜

於道左受兩枚卸裝後即仿口數粥之意上下均食之黃色
上瓢上品也惜已過熟矣行館在四山窪處却居約數十家
土屋高低別開境界

廿一日辰刻發三十里厓渠川尖有厓無渠山間平地上語謂
之川也自此至省山漸高路漸狹備兩厓曲折行數十武輒
一轉有如摺扇初至一條山時天氣驟寒已戴暖帽半途陸
巡捕自省來迎云省中尚未換季並送緯帽至出沙溝口望
見黃河隔岸省垣樓堞瞭然在目蘭州府崇太守皋蘭縣趙
靜誠迂於廟灘客店稍談渡河橋即進城升帥來先施談極
久商停考事議定自奉電 旨之日為始即行停止蘭州赴
西路首站俞家灣宿東路赴平涼全家厓南路由阿干鎮至
鞏昌此次從北路回由水阜河晉省轎軒一周車轍馬跡四

境亦無不至矣

廿二日崇太守來見即以停考事告之並囑先函達各屬部文到再行文

廿七日得隋州恩刺史書白龍江隄工壽護丈去任前已將鄱函移咨賑撫總局委徽縣張紫泥太令赴郡會勘現已估工六十餘串會銜上詳

廿八日閱申報西蟲作古文字舊交方期歸後著書助我商榷一旦徂謝山陽鄰笛之感能無黯然

九月

初三日閱邸抄京師正陽門外大車開行炸彈猝發車內斃一人車外斃三人澤公及外務部侍郎紹英均受微傷非常之變也

初七日王卓亭大令自涇州回省來見云嵩顯寺碑已甃甃植木並題年月可對石交矣惟卧地之大中碑尚未重立不無遺憾

十三日省館知單來以十五日朱子誕辰請拈香余生五十七年矣前此竟失於攷訂今始知與考亭同日生藉以景仰先賢則可竊附則非所敢

十六日恩裕如刺史自階州來談甚久白龍河隄工張紫泥原估已駁斥由道委朱幹生履勘作王既生大令墓誌銘一首已丑同年而秦安王生德模之父也

二十日禮部行文停考並增袁慰帥會奏原摺歲科試雖立時停止優拔仍照例舉行至三科為止優貢以原額太少並按省之大小酌量增加舉人五貢每屆三年由督撫學政會保

一次送京攷取之後以主事申書學正知縣用生員師範簡
易科舉業者分別考取以舉人進士用舊學出路尚非虛言
所閉絕者惟童生進學一途耳

廿三日得心葵書蘇郡暑伏學使案臨舉行科攷士林訝為奇
事不知江南春早花信早已漏泄不如隴上春寒遲遲不發
也詠甥又未獲雋一領青矜從此已矣

廿五日言子生日午前省館拈香備壽楚言子今日初度不知
出何典記介侯曾以詢蒙九亦不能答

十月

初二日報考疏尚未發屬介侯代撰一彙並陳明遵 旨停試
附新疆試卷備照舊章辦理一片自斟酌之

十七日得王子獻同年訃歿於固始縣往流集稅局差次年六

十矣自通籍後未得一持使節自截取到省後亦未一攝郡篆高才不偶不僅為海內失一學者歎也

十九日得鳳石函言學務處將改學部各省學政亦有復命意者歲尾年頭或可整歸裝乎

廿七日度隴所收手版敗麓中不下千百棄之可惜擬裱為信紙戲題四韻於上曰拾得敝剝製為小牋赫蹠摩錫生毛可憐管蒯無棄博奕猶賢竹頭木屑不值一錢

十一月

初四日臨化度寺碑一本以萃編封勘始知王氏釋文據一翦裱之本顛倒迷謬不可俚指作一跋正之

初九日以三十二兩八錢之值得吉字赫蹠四百番番重六分前南海令裴伯謙遣戍新豐道出此閒貨其行篋以為資斧

十二日閱邸抄奉 上諭設立學部恭慶補尚書熙瑛補左侍郎編修嚴修以三品京堂候補署學部右侍郎

廿一日得介侯電十七日到西安今日東下臨褚登善千文一本畢作七律二首

廿四日作七律一首

廿五日明日長至今夜 慶祝宮朝賀升帥定丑刻不能睡倚枕作七律三首

廿六日作七律二首

廿八日作七律二首

十二月

初一日作七律三首

初二日劉若瑜來未見從裴伯謙處索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真

本賁示欣賞

高宗純皇帝御題山陰真面四字並題

四絕句於後宋元以來題跋林立由葉雲谷轉歸粵雅堂伍氏伯謙在嶺南以四千金得之許畱案頭摩挲一日雖乞醢之惠不啻連城之借也作七律一首

初三日端居謝客出落水真本襖帖摩挲終日不自量虬蟠撼樹對臨一本並錄宋元以來諸家題識於後

嘉泰壬戌十二月日與鄉人湯升伯遇童道人許見此襖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廩同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湯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丁亥歲大滂後孟堅到雪城南識蕭千巖孫浣首出示蘭亭

叙肥瘦二本此肥本也自後數年每會聚則必展玩至庚子大旱歎知此軸歸玉鑑文室重來得再摩挲若故人邂逅千里外云癸卯季秋甲子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己未冬孟子固携以見示恍如隔世子固素嗜此刻今竟得所欲可謂得所歸子固得之猶僕復得之也蕭沅季木又書于永邸

蘭亭刻稱定武為古今絕冠尤以五字未損為珍此本自姜白石得之盧朝奉宗道前跋來歷源流可證余不必贅特余於此刻頗有前緣得之殊不易始丁亥歲訪雙槐鄭君曰指蹤識蕭君介父首見此刻知為奇寶惟沈虞卿貳卿夏小山王亞夫本同此三十年前初識也後於俞玉鑑家雖見數本終不若此為的當於余心方其在蕭氏二十年間每聚會必

展玩豈意出蕭而入俞及俞氏既得又安意其它屬丁巳年
為滿師以古銅刻漏及它玩取之玉鑑余所不知也戊午春
經過無錫償賣小宋言高幹辦者得此因往訪之果然驚異
壽翁何輕此而與滿有欲為吾道地貿易於高握手不許盡
礪五日不得其門而歸每悵然失於蕭又失於俞也已未春
見滿師欲屬其求之滿言非半萬券不可余亦忍痛有破費
而定盟秋中滿以書來言可得因攜此數以躬聘粵兩月盡
旋雪上乃得入手喜甚季秋廿五日揚風帆自雲城來關口
口道昇山山風逗帆覆舟幾殞命由此刻也造物見護存一
線生意不死而此瑤亦略滄濕起之溪流中其它行李盡不
顧披濕汙瀟即投小寺烘焙不損壞記造物之惡劇也如是
是瑤余得此瑤邪戒余浪游逐末不顧家事邪不輕付工匠

且從粘簡聊記云爾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為我物
幾死猶不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余有此我中冬廿四日書
日甲子先一日得 占冬晴尤為家國同慶孟堅子固書

古今言書者以右軍為最善評右軍之書者以楔帖為最善
真跡既亡其刻之石者以定武為最善然而紙墨有精疏拓
手有工拙於是優劣分焉此本紙墨精拓手工在定武帖中
豈非至寶也耶 子昂題

吾觀楔帖多矣未有若此本之妙者

墨林至寶 宏光元年 王鐸書錄

趙子固落水蘭亭五字未損是唐石唐搨自宋元以來稱為
墨瑤舊在白侍御雨三家余每過其寓輒與手焚香展翫竟
日後流冠犯畿南侍御棄家奉母携帖避地金陵見金陵不

可居復避之紹興山中時次兒楷亦婚費於彼侍御每出帖示楷輒念余不置未幾教甯侍御還南和布衣長齋稱佛弟子乃遣一介封帖寄余不啻獨孤之於松雪也山中長日損此消遣然回首三十餘年生死聚散之感每一開卷不知幾為泪下矣 退谷逸叟孫承澤記

蘭亭帖入石非一而古今共寶則以定武古本為最勝趙子固一生愛慕僅得此冊至落水而不顧世遂名為落水蘭亭孫北海少宰研山齋中珍藏第一罷仕二十餘年自謂足以怡老比歲輦下士大夫搜求少宰所藏賢子不肯輕出示人余再入都門始重價購之不獨石本精神煥發意態縱橫如姜白石趙子固趙子昂諸跋翰墨道古又豈易得丁丑秋日請養柘上携歸草堂重為裝池奚囊中不虛此行每思題識

於後展卷逡巡旋仍閣筆今日午後碧落初涼秋蘭再發與
閩柑香氣撲几席間人生筆墨須附古人佳蹟以傳否則法
書名畫徒為我有耳因為書之 康熙己卯閏七月七日江

邨高士奇竹窗

兩子高與高軒
侍簡靜齋

北平孫退谷先生家藏蘭亭甚富時真定相國為大司農余
為學士見輒道之及余再入國門退谷後人以趙子固落水
本見示因購得之然竊疑子固當日何至輕生以護此帖也
尋為友人取去意亦不甚惜後見大令保母帖紙墨搨法與
此本無二後趙吳興跋語至精乃始夢寐追憶而逝若河漢
矣已丑春余解組歸田購求古帖顧子維岳言江邨藏五字
未損本絕佳訪之長君太史公竟以歸余聞之乃昔年所得
落水本也珠還合浦喜何如之乙未春重携入都旅館清暇

湯為記此橫雲山人王鴻緒

江邨先生捐館日遺命平生珍秘書畫並贈大司農儼齋先生曰毋令墮葉公手此卷初未及昇致於康熙壬辰癸巳間余從江邨先生長孫勵山借觀畱几研側數月已而儼齋司農向其家索取之後二年余偶過司農齋值羅列名蹟與此瞻何丈對初陳君縱觀回得重覩忽忽二十餘年為雍正十三年乙卯蔣侍讀質甫出家藏名跡付余鑒定此卷在焉始知久歸相公書畫舫也迴憶司農座間看帖人惟余在矣有情如朝露賴無情者以永之情與無情同一體豈第千里一室千年一會直是卷中之人共成一佛耳更千百年誰又入此古鏡者得天居士張照

曾聞羲之洗研處黑蛟蟠在琉璃下平生得意禊帖書千載

流傳真蹟畧有唐數家臨摹多體分肥瘦字差訛虞臨褚摹
僅形似定武真本斯不磨石刻既在人間少未損五字尤為
瑤白石家藏歸霅川嗜古王孫子固趙幸獲回舟鼓棹行信
知尤物鬼神爭蛟龍挾浪風濤險抱璞荆人死不驚精神感
格馮夷應須臾浪息江風平覆舟履險不為奇行李漂流一
以聽從此相傳題識紛淋漓墨瑤落埋雲姜王蕭趙諸人最
又見涇南超悟文唐石唐搨誠難得致令風塵勞物色奇珍
豈久落人間縲紲應置琳琅側幾餘展卷聖情歡題
句昭垂雲漢端欣瞻宸藻七言句遠勝蓮花五色看替達
落水今什襲錦軸牙籤入寶笈從知千載遭際奇筆墨有
靈遇有日紛紛衆訟湧相猜去偽存真辟草萊玉版有緣
揮寶墨金丹無術換凡胎蘭亭曾見分八柱法瑤今逢真定

武貞珉摹勒永其年山陰面目自千古卷中跋識夥前賢更
見 璣題御墨鮮 一佛眾仙齊壽世願如金石共長年
臣和坤敬題

臣家蘭亭東日夕清音響聞有落水本聲價知難兩一朝登
石渠題品遼 天昇山陰真面披珠重千金賞傳神阿堵
閒姿妙超凡想即以點畫論纖毫證非爽湍流五字全鍼爪
分殊仰天然翰墨緣誠哉此無上刻以松花玉珍比珊瑚網
益藩衍派滋八柱承乾朗姜趙及孫張煙雲資供養名蹟幾
流傳千齡齊既往禪理寫心香清言聊自廣宣示 勅題詩
風願欣晴景無情會有情一月千波漾鈎摹永其年寶光淩
萬丈 臣梁國治敬題

幾人傳寶冠唐摹挾骨求丹問有無付與王孫參水月好從

內大解衣珠沿溪一濯塵還淨入寺微熏色更腴呵護到今
歸藻鑒清流宛在惠風俱一夕晴虹飲雲川墨林揚摧
幾經年辨真不得黃銀押寫妙還期綠玉鐫八柱昔標疑
地湧七言今煥慶星聯融將成跡成欣遇海印光涵會
偃然臣劉壙敬題

楔帖存真面珍題記雲川精神完五字呵護出重淵自昔推
肥本端應冠甲編弄傳真有緒摹勒溯唐年鼻齋稱好事
萬券錫山求翰墨緣能結煙雲過孰留古香霏雪蘭異彩煥
銀鈎想見茗溪上豪逾米氏舟雲礪遺型在天瓶說法真
由來希世寶閱盡有情人玉枕徒工仿梅花未許鄰一從邀
睿賞瀟灑出風塵八柱羅名蹟全圖補益藩延津知有
合片石永教存妙選松珉刻精模蟬翅翻天題揮寶笈珍

重慰王孫 臣董誥敬題

楔帖珍從定武傳彝齋秘幸 右文宣壁完落水雷真面浦
似還珠溯舊緣錦裝烏臺 遺緒風源尋白石建津先卑之百
本虞卿蓄附以三題季木 延幹辨資償半萬券王孫賞愜卅
餘年蹟追玉鑑欣重遇謀託沙門感獨偏零岸帆回風不成
昇山橫抱瓦方全右軍書有神呵護承旨題分體勁圓唐宋
元明紛輟轉孫高王蔣遞流遷一登 寶笈圭璋連況 選
良工琬琰錫五字由今垂筆陣 四章超古麗星躔行間玉
潤松花碧八柱相輝墨采鮮 臣曹文植敬題

此真趙子固所藏五字未損本蘭亭帖既翦且紙墨昏暗雲
谷竭盡心力得之其值與子固相若內府有石刻本亦未能
似原石二三也借至小齋校對內刻僅存影子亦略抵油素

雙鉤本而已此卷妙處真有古今人不能摹到之處今世所傳定武蘭亭舊本他本無能較勝此者實蘭亭石刻第一古今法帖第一 方綱

帖中首行歲字山下一點諦視尚隱約可辨余昔撰蘭亭考以為姜白石是從他本見山下有點而其藏此本無點今於窗光之下重為諦審實亦有點不過紙暗墨昏不甚明晰耳白石至今又相去六百餘年想當日未經落水以前紙墨尚白潔可辨歲字有點也

墨本雖多此卷在處如眾星之有北辰何待眾訟方綱昔亦見獨孤真本定武蘭亭雖經燒昏已嘆絕佳今見此本字神尤勝獨孤本五字既損字口已將模糊似近退筆禿鋒若非見此真子固落水本則不知定武蘭亭非禿管書也考古者

其可不用心乎

以上皆在即題前

此本勝獨孤僧贈趙松雪之十三跋本趙本五字既損是在南宋所拓較此本拓手在後此帖其原裝是冊子後改為卷然拓手最舊字亦最精余用油素響榻一本惜紙昏實難取影如抱字內已開口亦字下四點之類前人皆有摹失因知此種原石之妙雖精工翻刻不能無訛舛也

世閒偽傳落水本有趙子固手題性命可輕至寶是保數字今因雲谷二兄以此詢余書之以破惑方綱以上在帖前即題後此殊字未損大約是北宋時拓耳必非南宋初拓及薛氏所拓能及

是帖在趙子固時紙墨想未至昏暗若以之入石尚易取神必有勝於今日內府石刻之處

卷中首尾諸印古今刻本均有損益之此帖是白麻紙所拓
獨孤本用黃麻紙所拓昔年撰考以是本紙紋甚顯即以爲
淡墨拓今久玩乃知仍用濃墨特爲表出之

以上在帖後姜跋前

獨孤松雪雖極瑤重五字損本想其中必曾見五字未損之
本然爾時已極難得無能購致矣想此卷殊字未損乃定武
主精之本獨孤松雪恐尚未及見耶 丁丑三月十日 雲
谷農部二兄屬題 北平翁方綱

是本一一均與姜考俞考悉合實無可疑不意雲谷竟多方
宛轉得之可見天下奇物儘有能用心者自能羅致耳

今得楊州鮑氏寄來內府石刻落水蘭亭是從此卷雙鉤鐫
石者行閒位置題詠印記皆無異也然細對帖中之字則鐫
工笨鈍遠不若東陽國學之得神然其中卻有一二處稍勝

後來之翻刻定武本者實亦可以資互證如抱字尚知開口亦字尚知是四點歲字山下則不知有點回紙墨昏暗無足怪也書此使後之覽者亦可以知研究稊帖之真品矣並賈諸雲谷農部二兄真鑒方綱

此卷在元時已甚貴重足知世傳定武蘭亭無出其右是此卷已著名久矣雲谷得此珍藏極秘密獨余得常觀之覺此北宋拓定武舊本蘭亭右軍真氣凜然

世以蘭亭難辨而不知真定武無有相類之者如東陽國學乃翻刻定武最精者然較此真刻相去甚遠此不待剖析而觀者極易明白也

此數跋皆在乾隆諸臣題詩之後

落水本蘭亭烜赫於世久矣惟吾師覃溪先生醉心已久辨析極精曾為雙鉤上石公之同好然於此蹟流傳授受之緒

尚未詳也此卷藏南海葉雲谷農部夢龍家余與雲谷同官京師幸從蘇參案頭一觀欲再見即不可得未幾覃溪師歸道山雲谷亦辭官返里此物遂如天際真人並不形諸夢寐矣比年撫治粵西於南海祇一水之隔知雲谷亦久物故故收藏名跡多為有力者取去而此物適來因不惜重價購之政餘反復審玩就卷後各跋語所有參以各著錄家言以意編成譜系以存此蹟之梗概以補吾師之闕遺雖不敢謂盡之然已得十之七八尚望博雅者匡益而是正之云爾道光辛丑春日記 此卷本內府物不知何時復出人間覃溪閣學師著攷錄時並未明言見此卷於何處疑是私看也及歸雲谷雲谷書畫多覃溪手評此本乃雲谷以趙子固原值得之生平最鍾愛之物故請吾師屢為題識葉氏不輕視人蓋

不欲使人知其藏有此帖耳余既得之子孫亦當秘守退
庵居士梁章鉅書于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盧提點宗邁見姜白石跋又周密雲煙過眼錄云五字未損
本原係堂後官廬宗邁家物即此本也其廬以前則無可攷
矣

童道人 見姜跋云知是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諸童買
得之雲煙過眼錄亦云盧宗邁家物後歸碑驛童道人姜堯
章自童處得之 按此嘉泰壬戌年事

姜白石跋此卷白石有兩跋一嘉泰壬戌十二月一癸亥三
月而俞松蘭亭續攷尚有白石癸亥六月一跋凡二百二十
餘字此卷無之又雲煙過眼錄云後有鷹揚周郊鳳舞虞廷
二印甚奇蓋藏姓名二字今此卷亦無之蓋在第三跋之後

為人割去耳

蕭千巖德藻見趙子固跋云蕭千巖孫浚出示肥瘦兩本此肥本也按卷中亦有蕭浚跋蓋傳自其祖後又售之俞玉鑑也雲煙過眼錄云此卷歸蕭千巖之姪後又有李秀巖跋今此卷無之按蘭亭續跋中別有蕭千巖本亦有姜白石跋謂有山谷題字者非此本也今此卷紙角有一殘印露出蕭字

蕭介父浚見前按周公謹以為千巖之姪而趙跋則以為千巖之孫俟攷

俞玉鑑松見趙子固跋云在蕭氏二十年出蕭而入俞今此卷紙角有一殘印露出俞字按蘭亭續跋所謂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者即此本雲煙過眼錄云此冊歸俞壽松翁

有夢鷗堂一跋及會稽內史等三古印今此卷俱無之

滿師 見趙子固跋云丁巳年為滿師以古銅刻漏及它玩
取之玉鑑

高幹辦 見趙子固跋云有高幹辦者得此後因滿師屬其
求之滿師言非半萬券不可回携此數以躬聘粵兩月盤旋
害上乃得入手

趙子固孟堅有跋叙昇山舟中遇風落水事並言首尾三十
三年始獲為我物也雲煙過眼錄云弁水舟覆子固獨持此
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他不足憂矣且題八字
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瑤是保今此卷首無之又按袁桷清
容居士集云子固作跋紀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至
寶難得則與周公謹所載八字互異知此卷首所題在元時

即已失去各家但據傳聞之詞故各有出入也 按此開慶
乙未年事

趙子昂孟頫有兩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此本後或歸趙
子昂按此退谷之言云爾然以弟題兄之物不必定其手藏
也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云落水本天聖丙寅年正月二十
五日重裝帖按宋末並無天聖年號惟度宗咸淳二年為丙
寅上距開慶乙未八年或是子固重裝之年而天聖二字誤
也又云前有朱文彝仝二字白文子固二字印朱文樓公家
記印旁有朱文楚國米芾印白文孝友世家印朱文存義書
府印今按此卷彝仝子固印俱在跋後非帖前餘印亦並無
之則又後人重裝時失去也

賈秋壑似道雲煙過眼錄云子固垂世以此歸賈氏悅生堂

又清容居士集云子固死入賈相家

張參政斯立清容居士集云賈賁籍於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家

王子慶 雲煙過眼錄云歸悅生堂後今藏王子慶家中

李叔固 雲煙過眼錄云歸王子慶家後歸李叔固家葉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棄世屬之他人清容居士集亦云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李仲庸 見前

白函三花二見退谷跋又庚子銷夏記云白侍御由林縣徵為御史此帖一日不去手余以貫休所畫羅漢易之

孫退谷承澤有跋與庚子銷夏記所載略同而銷夏記特詳

按此康熙丁酉年事

高江邨士奇有跋云此孫少宰研山全中珍藏第一賢子不肯輕出示人余再入都門始重價購之事即其年重裝江邨自題

王儼齋鴻緒有跋云先購得之尋為友人取去後訪之江邨長嗣太史公竟以歸余按此康熙己丑年事儼齋云先為友人取去則儼齋之前尚有一家收藏今不可攷矣

葉雲谷夢龍無跋但有南海葉氏風滿樓印記復初齋文集云葉郎中夢龍於吳門汪氏見所藏落水蘭亭卷云紙墨古厚有子固手書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八字其非此卷可知蓋是時葉尚未獲此卷也

附拙詩

王孫佳話艷相傳神物推移七百年誰料楚弓還楚得千巖

生世本閩川

趙子固初見此卷於蕭千巖家蕭本閩人

雙杖三點苦分明如聽蘇齊響搨聲六十年來一彈指墨緣

重付老門生

蘇齊師初見此本在乾隆辛丑歲

北海南和本一門儼齊香篆結江邨祇憐風滿樓中客卅載

全無雪爪痕

此卷入南海葉氏將三十年而僅有印記並無題跋

鼠鬚繭紙香難搜兩派崢嶸諸與歐他日蘭堂添石墨唐臨

唐搨並千秋

余先獲諸臨黃絹本已刻石度寶蘭堂

曩先君以趙氏原值得此帖極為篤愛堪稱法寶之冠今先

君下世已久先君病亟時遺屬以此作祭器至今數十年未

忘遺訓新亦老矣願吾子孫他日常選良工壽之貞珉以傳

無窮 葉應新記

此本帖內如亭字遊字舍字內盡皆有墨汚之跡故內刻多

缺筆觀者以為蟲口所損實汚跡也先君曾命人洗其汚跡
今則復還舊觀若以之勒石可得全玩矣又記

初四日作七律四首

初五日前日吳筱階言所貽佛象兩龕得之杏兒溝寺暴以羅
巾上有織成佛象即所謂哈噠也是亦梵筴典故補記於此
作七律二首

初六日作七律一首

初七日劉君瑜偕裴伯謙來携示趙松雪十扎墨蹟亦出鮮于
府君墓志同賞並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唐寫經卷子請
其鑒定亟叢為真唐經生筆惟佛象三幀皆不甚許可長談
至暮始別作七律二首

初八日摩挲趙札九扎與石民瞻一札與仁卿亦民瞻之戚也

前有乾隆 御題籤第一札左上方有 御筆題識林文忠
兩跋考證最詳亦未悉仁卿本末最先一跋不署名成化二
年十一月望日稱得之戴從善族姪所其後接嘉靖四十四
年五世孫燭一跋稱曾祖西莊文翰公得於戴氏其後有王
儼齋鴻緒錢香樹陳羣介春者英三跋文忠二跋最在後又
有道光二十七年羅天池題字卷中多羅六湖及伍文蕙藏
印文忠蓋撫粵時從伍氏借觀作七律二首

初九日作七律二首

十一日裴伯謙兩次持示名蹟無以報之檢篋中得邠州大佛
寺全拓八十五種尚有石柱刻魏嵩顯寺碑一通遣倅持贈
之並以趙十札返璧作七律二首

十二日作七律三首

十三日作七律一首

十四日作七律三首

十五日作七律一首

十六日作七律四首

廿七日見熙菊彭同年飾終之 旨距補學部侍郎纔踰一月

遽天天年豈非命哉

廿九日閱邸鈔張劭予調學左侍近日除授惟嚴範孫為破格
此次則皆循資遞進夜家祭

丙午正月

初一日慶祝宮朝賀寅初畢集行禮畢又赴文廟文昌宮拈香
初四日永詩師命撰師母韓恭人家傳去歲祀竈日即構思心
如舂井甕蠶屢轉竟無一滴水閣筆至今日始脫稿

十二月作七律二首

十三日作七律一首

十四日作七律二首

十五日作七律三首

十六日作七律二首

十七日裴伯謙贈朱拓趙府君阡表自刻壯陶閣帖之一種又錄示梁聞山承晉齊題跋一則云鮮于府君墓志新出土周公瑕搨十本其石即碎裂梁氏所得為周氏自留之一本然則余所得當即九本之一矣作七律三首

十八日作七律一首

二十日作七律三首

廿三日閱郎抄編修李家駒著以四品京堂候補充京師大學

堂總監督順天奉天皆無學政矣回京供職庶有日乎

二月

初三日作七律三首

初四日作七律三首

初五日作七律二首

初六日作七律三首今年共得二十八首先作獲麟八首續成

二十首書後漢書黨錮傳後皆屬言亦皆實錄也

初七日作七律一首

初八日作七律二首

初十日作七律二首

十三日作七律一首

十五日作七律二首

十六日作七律二首

十七日作七律二首

十八日得張叔礪書欲再續金石萃編徵書徵拓本蔚廈雖逝有藝風在更有不佞在似別尋門徑之為得也鳳石自都門來一緘晉司空後發也附到君九一函鳳公言順天學政因章程未定仍要補放而君九則云軍機處開單請簡留中未下頗有停放之意同在都下而所聞已不符矣小徐在張季直處琴希規廬寄赴東瀛游學琴希已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就京師大學堂之聘矣吾僅有一子成立早歸地下不得與諸郎並驅蒿隱之死賢於鄰人之生遠矣

十九日新疆巡撫聯魁號星橋今日進省昨長將軍以桑梓之誼出迎尋常過境大員使臣本不必越俎因首縣來言有

聖安升帥病不能出既有典禮不敢不住然亦不敢貿然還
往從前聞學政非三品以上及內廷出差者到境地方官但
出迓無 聖安到驛館後即援此例商之司道諸公據云出
京可請 到到省可專摺奏事即不為僭越且來者既云有
此禮自我輩廢之似亦未可廉訪云當於臣姓名下加一等
字以示與制帥區別即如其說行之

二十日作七律四首

廿一日作七律二首

廿二日得蘇垣日本領事白須直一函為其友島田君贈宋本
寒山寺詩集一冊古文舊書攷四冊信先到書則尚在郵局
未來也作七律三首

廿五日作七律一首

廿六日作七律三首

廿七日作七律一首

廿八日郵政局送到日本島田君寄贈古文舊書攷四冊宋本
寒山詩永和本薩天錫逸詩合一冊島田君名翰其父號篁
邨父子皆校勘家島田君從竹添光鴻學盡見其所藏唐鈔
宋槧並奉其國青山相公之命徧校內府書校讐簿錄之學
與鄙人同嗜我國錢遵王季滄輩錢竹汀顧澗蘋諸家之言
皆肄業及之楮印精惡版幅寬廣行字之大小疏密宋諱誤
奪辨析毫芒精謹無與為比不佞幼耽此學三十年來師友
彫落殆盡自謂寂寞草元將成絕學閉門造車出門亦不期
合轍不意海外島國乃有斯人此種舊學即我中國亦在懷
葛以前如島田君者真舊到家矣人謂日本盡變舊法本不

敢信我今乃愈不信矣作七律二首

廿九日作七律二首

三十日作七律三首

三月

初一日復吾鄉日本領事白須直一緘附去謝島田君函贈以拙著藏書紀事詩一部莫高崖唐碑四種聊當報瓊島田君但知其名翰未知其字也作七律三首

初二日作七律二首

初三日作七律三首閱邸鈔學部奏請將教育宗旨宣示天下奉旨自古庠序學校皆以明倫德行道藝無非造士政教之隆未有不原於學術者即東西各國之教育亦以無人不學為歸實中外不易之理朝廷銳意興學特設專部以董理

之自應明示宗旨俾定趨嚮期於一道同風茲據該部所陳忠君尊孔與尚公尚武尚實五端尚為握要總之君民一體愛國即以保家正學昌明翼教乃以扶世人人有合羣之心力而公德以昭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強可恃務講求農工商各科實業物無棄材地無遺利期有益於國計民生庶幾風俗純厚人才眾多何患不日臻上理着該部即照所奏各節通飭遵行所有京師及各省學堂師長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義利不視為功名祿利之路而以為修齊治平之規於國家勸學育才之意方為無負該尚書侍郎等惟當整躬率屬行必踐言切實提倡認真查核懷時局之艱難思全國之關係朕心惓惓實有厚望焉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

初六日兩日作學堂講義先從經學始諸經流別微言大義共

得七條約二千餘言口授星臺書之作七律三首

初七日前日舉蘭康生宋法灝宋炳文曹承先遞公呈言能化鐵為銅其法以青黃赤碧巖石先用銀水化鍊再以鐵不論新舊鍊成片浸三四日爐火鎔鍊即成紅銅與日本所產無異自陳得法之由上取之本草綱目下取之化學家言本草既無當化學綱目尤為陋本頗疑其不經已批令呈驗樣銅即微示以不信之意今日傳玉森來談知已在洋務局當面試驗居然如法鍊成紅銅此理不可解作七律二首

初九日作七律一首

初十日作七律二首

十一日作七律三首

十二日作七律二首

十三日作七律四首

十四日作七律二首

十五日得允之書囑籌五千金

十六日電告允之八字曰隴米數收徵五輸一余平生不輕受人惠允之係門生又至戚未十年而已責報度隴未嘗取同寅一文餽物亦不敢輕受受之無不有糾纏者然則余非能廉也畏人之責償耳

十七日作七律四首

二十日作七律四首

廿一日伯愚前輩補甯夏副都統甘省多一通人多一熟人極可喜但不應踴躍至此旂人同名者多或者又一志銳乎作七律二首

廿四日作一聯輓張少棠太守其辭曰巴燕戎起家駭歷清時
衡謳先播渙中郡華不注歸旄馳驅盡瘁鄉夢猶縈櫟下亭
廿八日作七律二首

廿九日作講義二條論周易

三十日作詩書講義各一條

四月

初二日學部移文兩通一奏奉 上諭宣示教育宗旨立五大
綱曰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前兩條冠冕並題尚公即墨
子之兼愛上同尚武則句踐之式怒蛙也尚實則商君之譏
六蟲也其云高談性命無裨時事萬一則宋儒之學一筆抹
去矣考據辭章更在就刪之列矣

初三日閱邸鈔 上諭政務處學部會奏遵議裁撤學政請設

○
直省提學使司一摺現在停止科舉專辦學堂所有學政事宜自應設法變通着即照所請各省改設提學使司提學使一員統轄全省學務歸舊撫節制一切詳細官制及辦事權限章程仍由學部籌議具奏所有各省學政一律裁撤均着回京供職各該省學校事宜暫由各該舊撫督飭學員妥為經畫餘着照所議辦理欽此一官疣贅望此德音如望雲霓今日始得卸仔肩無事一身輕矣僕輩願歸皆有喜色惟吏役失其恒業未免有悻悻之色作講義兩條春秋經左氏傳初四日訪升帥告以行期在閏月初十左右

初五日談夢九張鑄江諸君欲為不佞及子沂星臺設祖帳於梨花館老年花似霧中看況驪駒在門更無清興但重違諸君之意允以初十為期俊卿同年明日招曹家園此二處

在蘭皋已為勝地在此四年從未游矚今將別矣藉此以補前闕不亦可乎

初六日午後赴曹家園園在五泉之麓檐外羣峰列峙如屏四圍皆梨花正盛開香霧氤氲一白如雪老圃數弓惜無疊石疏泉之勝小有亭臺亦皆頽圯飲罷就園中小步始各散歸後作講義二則又略書數語於後與諸生留別

初十日蘇同鄉約游梨花館冒雨出南門又折而西約二里至則在山麓拾級而升門額題律祖廟一破剝也並無園林之勝亦無一枝一蕊所謂梨花者不過開南牕一望皆人家畦圃據云當盛開時繁英如雪今為風雨摧殘枝頭零落僅有一朶兩朶遠望黃河如帶澗漾牆隙隔岸羣峰環列風翦其利未能久眺廟東不數武有關廟翼以兩樓左鐘右鼓遠望

鐘有文字命僕往視雍正四年所造又東為紅花寺又東又一關帝廟門外有六七碑與過甚速望之不甚了了惟見一為告示碑一豎小額留芳百世四字則未見者可類推矣

廿三日裁撤之 命初三即奉電音今日學部咨文始到並黏與政務處會奏原摺係由袁慰帥與雲南吳肅堂學使先後奏請裁撤袁摺擬請改設提學道吳摺擬請歸舊撫兼理改設提學使司部臣折中之辦法也其疏有云學政與舊撫為敵體既未便於稟承在地方為客官亦不靈於呼應又云位望較崇事權不屬皆洞中肯綮去歲未停考前微臣即有此意屢欲抗疏請裁為介侯所阻讓人捷足遲我半載歸期惜哉

廿四日閱邸鈔各省提學使奉天張鶴齡補授吉林吳魯署理

黑龍江張建勳補授直隸盧靖署理江甯陳伯陶署理江蘇
周樹模署理安徽沈曾植署理山東連甲補授山西宗室錫
嘏補授河南孔祥霖署理陝西劉廷琛署理甘肅陳曾佑署
理新疆杜彤署理福建姚文倬補授浙江支恒榮補授江西
汪詒書署理湖北黃紹箕補授湖南吳慶坻署理四川方旭
署理廣東于式枚補授廣西李翰芬署理雲南葉爾愷署理
貴州陳榮昌署理所有編檢御史署理者均着開缺以道員
用詳閱姓名與八月朔簡放學政無異于輩若吳肅堂支維
卿三君與汪詒書皆改舊為新此在毋庸更換之列其餘皆
素識惟盧靖未知其姓名當是慰帥所密保四川方旭疑是
景旭林同年電碼誤譯旭與昶以形誤方上脫景字也燈下
撰交卸請假一摺補撰文謝 恩一摺屬星臺繕稿

廿八日詠吉今日交卸備咨文一角並造書吏承舍姓名冊達
文武兩巡捕賁投替轅

閏月

十一日自壬寅四月奉使到隴適屆四年公私平善幸免隕越
今日始奉 旨歸 闕乞假疏雖未 批回想可蒙 恩邀
准蚤起陸續運裝隨帶戈什一人銓承差四人與晴嵐同送
至西安文卿屬帶縫工一人西安叔搏屬帶雜工一人鎮江皆回
籍蔣蔭庭派四騎護送已初出南門升長兩帥暨王方伯黃
廉訪彭楊王三觀察同送於關外官廳珍重而別嚴觀察偕
蘇同鄉談蒙九張鑄江吳柳同浙同鄉黃子範送於郊外里
許諸生繼之周寶三人繼之二十里東岡鋪尖潘錫九大令
送至此其餘鄭味泉單伯布王卓亭陳昌言顧宜仲胡叔搏

朱幹生姜梁生任笏臣徐晚川屠春亭共十一人又見學堂
肄業生盧應麟談鳳鳴劉映葵共三人皆略談飯後始言別
二十里至桑園子雨點驟盛旋收旋放及抵金家厓宿道上
已如塗塗附輿行甚緩天色蒼然矣金縣張翔生大令自城
來送即見於驛館周慕濂孝廉因長軍帥允置幕府不忘推
轂遠送至此秦文卿王笏卿亦遠來夜即請文卿同飯藉以
話別

十二日日不出亦無雨不寒不暖最宜行旅辰初出金家驛四
十里清水驛尖張翔生送至此謝俊卿廣文自金縣來送別
同見略談飯後出驛門有廢利門外正對高峰峰下有臺一
成土壁方正如削上蓋傑閣輪奐尚新閣後繚以泥垣垣盡
土山聳起上有小小欄樓樓與閣皆四方想見從前當是一

大利今所見者其子遺耳二十里甘草店宿

十三日今日以前北舍宇陰森慮有寒瘴擬兼程宿安定已定議矣馭人來告前有高山車馱負重一日兩程勢必虺隤為病請仍宿秤鉤驛允之卯刻起雨點淋漓方作候一點鐘勢稍殺即發甘草店登車道嶺既陟其頂風潮鞢鞢捲地而來其聲嗚嗚狂如虎吼穿兩綿一裘尚瑟縮六十里至驛宿余度甘草嶺已四五次皆向西行未嘗東下第一度到隴不必論每次按試皆先考南路由秦安繞出安定再東至平涼然後回省亦無次非自東而西也此次自西來熟游之地恍所未經山勢東高西下東來時登山覺極高極陡今建瓴而下俯視平地其高且陡益甚既下陡坡尚有土坡曲折數十級始度山溝溝上有橋橋下濁潦一線過橋升坡即驛門矣始

知兩驛中間僅隔一嶺嶺蜿蜒東西足長六十里西麓坦平
逶迤漸升而不覺東麓險峻崔巍直上而無梯非一往一來
其形勢不能瞭然也室人途次不勝寒眩暈大吐束裝時諱
屬其帶一羊裘不聽然兒婦輩僅有單夾衣轉行所無事血
氣盛衰一至此乎

十四日雨後尚有餘涼淡雲籠日亦不甚寒極好行路時也已
刻發科鈎驛六十里抵安定縣城知縣事周大令風勛迂於
十八里鋪即卹店設茶尖略談既進城關又見於行館據云
裏河五六月有泡沙不利行舟遇大雨水漲尤險行路之
難言人人殊當至西安問訊

十五日辰刻發安定周大令送於關外約一里即登清涼山西
麓十里拾級已盡平行山梁二十里又曲折登一土坡始升

絕頂煮茗村店即前年避雨留宿處也又二十里下坡過山溝土橋又十里至西鞏驛宿初行時表一表曉寒未退而旭日已東升應途中過熱豈知登山後涼風颭颭並不覺驕陽之可畏山曰清涼名不愧其實已

十六日辰刻發西鞏驛六十里至會甯縣城日方午甯不足五十里也蔣公度大令見於行館談甚久

十七日昨宵枕上即聞雨聲天明後時有疏疏幾點卯刻出會甯縣城下坡公度自厓送客上坡後沿會甯溝而行溝中渾流交錯五步一沮洳十步一泥瀟俗所謂七十二道腳不乾也輒行高岸車馱皆行溝中余往返數次皆如此故與陶公子紀程所見風景絕不同此次忽溝行十餘里腳下黃泉頭上青天如在胥井諺語洵不誣也共四十五里翟家所尖飯

後冒雨行十里山路崎嶇浮土經雨之後滑漣難行此十里餘左倚山右臨壑中間軌道本尚寬廣右牆積久內陷愈陷愈深有侵入丈餘者外寬內窄成三角形齧口林立與過幾無餘地使再日削勢將裹足但地在高原絕壑雖深無一滴水既無波濤激啗所陷之土又無痕跡可尋莫名其傾塌之由要之道弗不治有斯土者不能辭其責矣共四十五里青家驛宿

十八日卯刻發青家驛共九十里半程高家堡尖半程度七架山至靜甯州城署州事程農初刺史迂於關外河干

十九日卯刻發靜甯州共九十里神林鋪尖半程強隆德縣城宿半程弱後半程甫行十餘里大風起天驟陰俄頃即霽離城五里橫風急雨從日色中颯沓飛來憂然而止此間在六

盤山下寒暖陰晴皆別一天地

二十日卯刻發二十里六盤山麓登山至絕頂小憩共三十里下山至瓦亭宿每次經關廟皆入謁此次正在修葺未下與晴嵐送九程矣前日在靜甯即辭令返昨送至隆德始來告別

廿一日賓殿珍自通渭專伴賁函送別並饒鼻煙一瓶枸杞鞏腿此次束裝同鄉惟錫山三君子意良厚廣陵兩令四年從未一求說項考亭遠送延陵於風濤未息之時猶出城握別皆高人一等者也卯初發瓦亭驛二十里過蕭關峽泉聲山色令人不忍別舊時關廟有茶尖可以留眺此次地主未來無人祇應悵然竟過蔣蔭亭所派四騎自出省後或半程或一程遇有防哨之處更番遞上昨日過六盤山頂忽易步隊

蓋山以西駐騎山以東駐步也今日至此已兩換班又五里
蒿店又二十五里安國鎮尖知平涼縣事阮靜山大令自城
來迎見於行館午後狂風甚悍塵沙眯目疾馳四十里至平
涼府城胡玉疇觀察送於官廳同出迎者瑞仁圖太守電報
局委員張克寬府縣教官玉疇在官廳再三請留駐一日告
以不供帳則可靜山復以為言雖知玉疇所授意十日長途
本思息肩因與申前約而允之

廿二日留平涼

廿三日前日到此見張濟生即云電桿為雨水衝斷十二日後
未通一信昨晚忽以電鈔見示亦僅至十六日止十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着葉昌熾補授欽此撰文視替中允若
坊局未裁則須轉洗馬一階始可到講讀奉使四年毫無報

稱束裝匝月兩奉 恩綸好在未與季端諸公同躋三品既
無驟進之嫌亦無礙遂初之願 朝廷體恤下臣不為不厚
矣卯刻發平涼府城四十里鋪尖三十里白水驛宿夜雨

廿四日卯初登程四十里王村尖知涇州事張筱山刺史自州
來迺見於行館又三十里繞回中山抵涇州城室人先發及
抵行館則轉瞠乎在後詢僕媼始知往遊王母宮危崖仄徑
不佞且無濟勝具既喜其健步又笑其不自量也今晨初出
白水驛惴惴於泥途行不得乃未一里即稍可著腳漸遠漸
燥至半程則車輪碾處依然鬆土再遠則飛塵起矣始知昨
宵雨澤白水以東未能普及也

廿五日昨宵大雨如注斷續徹曉早起尚有餘滴密雲亦厚集
未散本不能行張刺史伴來請留一日允之

廿六日卯初出涇州試院文武諸生皆送於坡頭坡左右兩厓如牆中為隘巷雨後瀦水泥塗稀爛輿夫躑躅不前行十餘里將及坡頂斜趣高處始擇地可著腳曉霧正濃下視羣壑皆在蒸氣之中咫尺外無所見共四十里至高家坳始有坦道可以疾馳又十五里瓦雲驛尖飯後行十五里窑店涇州弟一大鎮鎮東轉北為至慶陽大道余兩度往返矣再東五里出白楊坡為長武境已出甘界入陝界田塍中首藉盛開絢爛如錦又二十五里抵長武縣城來時正值大祲荒涼特甚畝無棲糧塗有菜色此次所過村莊窑洞十之七屋宇已有十之三攘往熙來者皆欣欣然有樂歲之色城關內外從前所見惟有頽垣破壁今街市亦頗整齊相隔僅四年菟菰已迥異甚矣民以食為天邊隅小邑尤視年穀為轉移也

廿七日卯初起即出長武縣城縣東即習藝所臨街短聞望見
機杼又東一廟額曰聖母行宮不知其何神也出南門至七
里鋪東頭有一廟一文昌樓翬飛鳥革此外人家櫛比無一
椽瓦皆窑洞也共行四十五里逆還下坡亭口鎮尖飯後渡
河土人謂之黑水周禮職方之汭水也渡處適當出口與涇
水匯流之處渡船平底正方如槩水甚淺不踰尺人立水中
以手推之頃刻而過既登岸復上一小坡坡下水畔有廢橋
址本三竇今一竇已無痕跡所存兩竇甃磚亦已剝落蓋黑
水所行舊道而今為平田矣亭口穴水為鎮兩岸皆有店肆
再東左沿涇水右傍峭壁過石板坡打兒嘴皆大石如礮峴
峴露骨共二十里過大佛寺室人攜兒婦姪人共登佛閣余
以俗僧不稱好山且來時已領略疾馳竟過行棗林中林盡

逢石磴甚寬廣正當山曲其下又俯臨涇水到此路絕從石
中間開一甬道曲折而過石壁嵌短碑三出而摩挲一道光
二年一咸豐十年一同治元年皆開路碑也稱其地曰稱搭
鉤彎真象形惟肖矣過此塗稍坦又共行二十里渡一小水
即詩夾其過澗也今謂之洪龍河抵邠州城進西門署州事
渭南縣張世英迂於道左城中西半皆曠土過文廟始有屋
廬行館在州廨西市廬繁密之處張刺史來見始知為丙子
鄉榜同年庚辰散館前輩甘肅秦州人號育生

廿八日昨宵又雨晨起開霽薄雲籠日嵐靄微吐卯刻出邠州
南門文武送於濠畔登高原上下坡三十里泰峪鎮尖行館
湫隘土牆無牖不通光線蒸濕之氣觸鼻腦痛思忖飯畢行
四十里皆山道自十八坎過分水嶺亂石轉圜高下坎皆陟

降甚艱穿永壽縣城至關外行館宿城中戶口寥寥荒涼滿目然有養濟院巡警局亦有郵政

廿九日卯刻發永壽四十里監軍鎮尖正逢市集八煙輻輳所經村莊麥苗正秀黃雲被隴不似城中之蕭索飯後四十六里由陽峪之東麓迤邐進乾州北門山極平行然在高處俯視乾州城內煙樹一簇城堞房宇瞭然在目再望乾州東面一片平陽遠至三四十里蓋醴泉縣城亦在若隱若見中矣署乾州事孔繁樸號厚庵山左聖裔己丑通籍同出周郁齋先生房自綏德州調補商州來署此缺迨於城外進城二里至行館賓主往還相與話舊別十五年悉數同門半登鬼錄慨然太息伴來餽贐五十金賸以絨氈狐裘及書共四種收贐及闕里文獻通考一部報以敦煌石刻十種藏書紀事詩

一部石刻未收

三十日卯刻方起辰刻出乾州城孔厚庵同年先至行館話別
復送於城外自乾州至醴泉本四十里實三十里稍強行野
田中新麥甫登彌望黃土歧途綺錯不辨遠近紆行十餘里
始達縣城已正午矣行館在峻峰書院知縣事周丕紳號子
縉來見談頗久即往答拜縣署即在館西一雞飛地未出門
已投帖已攜駕矣城中市廛稠密街宇相望頗有舊家宋芝
洞前輩即此邑人也晚大風暴作輾雷送雨牆牖動搖其勢
甚猛不踰時而遽息益兩日蘊隆之氣所積也快哉披襟當
之煩歎盡滌

五月

初一日卯初發出醴泉縣南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坦坦行二

十里晏村鋪為興平界周覽地勢自秦度隴以乾州為第一重門戶出乾州北門即入峽是為陽峪東麓迤邐而西陟則在巘降則在原地勢愈西愈高如登岑樓天氣亦迥不同陽峪以西麥秀油油實穎實粟尚有青而未實者其東已一律登場縱橫其畝僅有土塊未到乾州雖至暖亦穿一綿今祇單衲閒尚汗下甚矣氣候之不齊因乎地勢之高下也又十里店張驛尖尚未踰辰刻鎮南距興平縣城三十里署縣事王景義遣伴來投餐飯後行五里即出興平界入咸陽界又二十里上照塘自此地勢又趨而下不啻又歷一階級共十五里至級盡處已望見咸陽縣城署縣事楊調元見於行館初二日卯初出咸陽縣城城臨渭河楊大令送於渭濱即登舟舟平方如舳大可容一輿五六騎僕從二十餘人弄船者尚

有餘地登岸行三里過豐橋橋下即豐水所經水清且淺亦入渭水又行二十二里三橋鋪尖飯後二十里即抵西安省城進西關過撫署即謁竹銘師逮待踰十年師生皆皤然老矣舊時師氣體豐偉有曹獅子之稱今精神雖未十分憔悴語言微澀步履甚艱聞在滇患偏中風幸而得愈也至行館時正過午稍休息過未刻即出拜樊山方伯談極久告以取道龍駒寨封船護送砲船即面託之得丞午東電交卸摺已到京奉 硃批賞假三月

初四日薄暮赴樊山方伯之約雖無多簋庖炙精腴醉飽而歸並見所藏宋拓醴泉皇甫兩碑醴泉決是重摹本皇甫碑字尚未斷鋒稜秀逸神采如生又有覃溪四跋亦至精

端午日清晨竹銘師親來賀節駭不敢當即欲往答謝候坐騎

不至近在咫尺材官徒步相從往投刺而返歸屬知壽護又來相左留所著午陰清舍詩稿六冊及其姪潤夫同年靈樵山館詩二冊

初八日午後謁中丞師辭行談極久樊山方伯來送別贈所著詩集及李蕤客詞稿共八冊帖估段姓以拓本求售明拓東方朔畫象讚初斷本磚塔銘索價過昂未諧又一天發神識跋中而字亦誤作雨未敢信為真本惟得舊拓北海李思訓碑懷仁聖教序據云明拓本許敬宗上開國男三字尚未壞當是乾隆間所拓耳又小唐墓志十四種隋唐造象三十餘種共價銀十四兩

初九日行李本擬昨日發為前一夜雨阻今早裝馱掂斤播兩喧爭至辰刻始盡發出東關中丞師及樊方伯錫廉訪常觀

察光太守咸長兩縣皆送於官廳趨行五里至一村莊見古廟牆內有碑行書流麗年月已剝蝕非近刻詢土人其地名韓坊又行十五里前臨瀨水過河即為水溝子咸長兩縣設午尖於此瀨水尚是支流共分三道正值大雨之後山水驟漲噴雪轟雷勢如奔馬第一道水已及膝第二道及腰第三道過腹駸駸且及肩輿馬皆絕流而渡力與水爭幾為橫流飄去來時初不知有河更不知如此浩無畔岸也行館在高阜土民並無瓦屋僅有窑洞支席為棚共兩間一正向一側向草草飯畢聞前面瀨水正派其流更廣深不可踰此次赴藍田本向東南行因改道由直東從臨潼大路竟渡瀨橋橋面皆甃以石長幾及半里折而西又折而南紆道不啻三十里遙還行野田中歧路縱橫泥塗蹉跎究竟孰為正道問緯

夫不知問輿夫不知問前引者亦不知蟻封水曲之中依依靡適漸行漸高及入山徑日色已斜問前路尚有四五十里此站皆言僅六十里何以繚而曲如往而復蟻旋磨耶鬼打塙耶躁急不可耐幸雨傍皆雜樹濃陰不斷微風徐來尚不甚熱稍進望見水色隔水山列如屏沿水升降一坡坡下窰洞密如蜂房自灞橋十五里過賈望村見一石幢臥畦畔即下讀之經文完好惟為土花所蝕末一面正仰臥題建隆元年歲次庚申又有七月己酉朔字大夫上柱國等字今日途中共見鐘三大小碑逾十未携甌椎既不能拓亦未能一一摩挲惟有怱悵又五里席家莊又二十里沈家溝又十五里至新店子或呼為新寨藍田縣境今日本擬宿曳湖距此尚二十里署藍田縣事孫培恩遣伴來叩馬言此間備尖站縣

城備宿站與行程單不符然時已莫矣縣城尚距曳湖二十里請即宿此允之行館雖湫隘但有蚊蚤無蜚蠊頗適李凝叔刺史自臨潼遣伴來投一圍贈香巖詩一冊

初十日黎明起上道十里小溝口又十里曳湖茶尖街市曲折頗與階州道相仿佛尖所借一舊當舖頗有花木榴花正盛開結實已累累蜜蜂一衙尚未散屋後窑洞五甚深廣各有窗牖內安几榻真避暑之佳境徘徊久之又行五里宋家廟自此二十里經十里鋪渡小溪二抵藍田縣城今日四十五里皆坦道惟將至稍有崎嶇數里之遙皆有村舍濃陰綠縹遠山蔥蒨殊大令設館于里衛公所今巡警局亦在其中最後一院有樓置榻即在樓下午後雨檐溜如繩連宵達旦十一日黎明雨聲漸息聞城外灞水驟漲渡水十餘里即登七

盤山峻阪巖峯兩後未敢冒險留駐一日此路非隴輶驛道
地方官本無供帳咸長兩縣仰體撫藩之意首備夫馬下站
即以次有尖宿然究非例差昨日孫大令餽主僕各一席今
日又餽早晚兩餐即遣伴折柬謝之

十二日黎明即起卯初輿馱絡繹發甫出南門即見先發者皆
折回云瀾水尚未退萬壑飛深建瓴而下一望渺瀰中流深
不可測幾至減頂萬不能渡祇能進城仍返行館惟帳儲序
已一空矣見客歸始留其未撤者午後孫大令復以膳來今
日風日晴和又不酷熱如此好天一水留客固非主人之意
亦豈客所願哉

十三日黎明起視濃雲厚集幸而未雨即趨行出南門約二里
即至瀾水岸縣中預備水夫十餘人在河畔舁輿涉水較昨

日約退二尺尚及腰際登岸行三里亂石灘又五里大燒寨又五里至七盤山麓過一村即換緯逐段逗留自此登山俗謂之七盤山竇即終南之一支也崎嶇百折奚啻百盤據徐廷楨云由此而北八十里入盤屋山即古之子午谷也至輞川約三十里山上下共三十里兩麓亂石瀑布崎嶇不平登山初尚土石相間及至嶺半巨石如磬或覆如屋或偃如床千曲百折移步換形到處皆有飛瀑從密樹叢中奔流而下綠葉赭屋藤蘿膠葛稍有曠土如掌如砥即有村農結廬其上亦間開墾成田蠅牆草屋雞欄牛宮門對危崖石梁架磧山居之樂對之自慚形穢惟路徑偏窄復偏窄往往大石特起中開一竇劣僅容騎碎石華離中隔一溝泉流其縫與夫兩肩負重巨躍曲踊猱升蛇附然後得過既登絕頂之後猶

上下數大坡土坡尚可石坡青瑩如鏡腹鼓邊銳左右盤旋
回皇心悸視六盤秦石兩山其高其險不啻倍蓰林壑幽秀
亦過之自出藍田縣城登嶺至山麓共行六點鐘然則此四
十五里足可抵六十里強山麓有坊一面題雪擁藍關四字
一面即雲橫秦嶺四字再前即隔一溪水碧如油中皆亂石
輿夫褰裳而濟深僅及膝據徐廷楨云即滋水之原亦會于
灞水手頭無圖經未能詳考也過溪行山徑約二三里至藍
橋鎮宿鎮在萬山中一溪環之稍憩至鎮外閒步有馬王廟
門外設蒙學堂額雙扉深鎖寂無一人從門隙窺之但有頽
墻破壁剝落傾欹並無絃誦之聲也再行數武隔溪絕壁插
空峰頂皆參天老樹綠陰之下遠望有琳宮一所于沂星臺
涉水往游為湘子廟山半有洞外窄中寬深不可側中供八

仙象據云四十里通輞川殆謬言也一碑立於對岸自往摩
挲大書碧天洞三字筆力甚遒勁明萬曆三十五年春三月
上浣之吉教授文林郎知藍田縣事澤州董思聰立此外別
無古蹟欲訪裴航遇仙處無知者矣

十四日地處深山似早秋天氣黎明起穿一綿卯刺發出鎮東
行右沿溪左傍屋山徑甚窄亂石如雜俎滿畔幾桿罷弈雖
有健步亦蹣跚不前矣五里廟子街山麓有神廟居民於此
禱雨又十里通渠河其水自西南來與大溪會又十里凡渡
兩小水至新店子過此為商州界水窮無路涉溪而南又二
里扇子崖峭壁千仞不着寸土又十里楊家溝口商州遣民
壯四人來三里收護關居民數十家市肆頗整齊市西有真
武廟東有關侯廟前騎覓得一客店尚潔淨偕室人稍憩即

行五里上灣路旁有石碣題湘子問道處又五里東牧護關
居民僅二三十家過此稍有土道亦稍寬坦又五里登秦嶺
又磴磴難行矣謁韓昌黎廟廟在嶺脊門外甕洞深而不高
略似橋礅登殿訪碑塔下樹一石題雲橫處三大字門外兩
明碑一刻佛骨表嘉靖三十四年田汝麟姚九功同立一刻
左遷潮州至藍關示姪湘詩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
路八千七律一首也亦嘉靖中黃卷刻

年月在具餘皆係

本朝嘉道兩朝修廟記無足觀者上嶺僅數十武下嶺一望
懸崖初級陡落遙迤漸下共二里許始連山麓即有一溪在
前然後知此嶺並非培塿也自出藍橋鎮常沿溪近嶺始漸
狹蓋其源即謨觴於此也嶺以西水西流嶺以東水東流山
麓僅涓涓初導不過數里即喧飀若雷矣又三里嶺溝堡又

八里郭家店又十里經一村市約十餘家即名秦嶺鋪處處阻於溪水處處繞避褰裳而涉者十餘次過此四里為黑龍峪商州之大鎮也署州事鄺州直隸州勞啟恂號純甫勞文懿公之孫遣僕設供帳於此即駐宿行館湫隘喧囂豕欄糞窖通處左右室暗當晝不見日光蠅聲薨薨不啻恒河沙數不意所過皆仙境所處乃過於地獄也今日共行八十里一路山明水秀嘉樹莽蕪芳草賾藹奇礪當路飛瀑懸厓林木尤為茂盛幾於遮邇不斷所見核桃樹最多枝頭結實累累未熟過秦嶺後石漸作紫色有深青楊赤如甯遠所見者山行風景則與階州道上相仿佛惜街市邈邈穢氣薰蒸幾於不堪駐足真負此佳山水矣

十五日卯刻起趁曉涼即發市東有坊題四字曰黑龍峪口過

此即渡溪而南兩山夾峙溪上地雖閒有寬廣處皆開墾成田甃石作堤或斷或續處處阻水無可繞避往來者皆揀衣至胥深則屬淺則揭泛泛若水中之鳧此閒土諺稱為七十二道脚不乾余在隴所經山丹會甯兩河皆有此諺惟此為得其實今日行八十里往返涉水不啻百次有時竟以水道為通衢中流遇有沙灘即為彼岸十里大山塬又十里王家斜遠望南山峯如卓筆土人以此當熊耳山山陽出煤冶又十里紅水河又五里秦園子所經背山臨溪一邨莊東首有巖洞不甚廣中塑佛象髹繪已黯淡行書題指畫洞三字又五里麻澗鋪尖居民約數十家供帳因遲到兩日皆臭餒以炊餅半枚果腹稍憩行十里段家灣又十里梁家塬兩山驟合溪流為之一束驚湍若雷南山直立溪中不着寸土北山

之麓一線羊腸天矯蟠曲寬不踰尺與武都山中所行扁道無異五里占龍頭道旁一小石上刻古仙娥驛四字又五里燕子關扁為山徑最狹處關門以木為扉稍西巖上有刻字數行可辨者水中白石字石牀字白樂天語字其餘皆剝蝕又五里西河沿經四皓墓一碑矗立遠望正書題西都口地四字為額又五里抵商州城未至里許道旁墓表林立皆不甚古惟見牛氏一塚三石中一石其號為西田左用常右尚我尚是明萬曆時立勞純甫刺史遷於城外進西門以試院為行館較昨宵天壤矣城中所見西頭有虞司徒廟觀其聯額當是以契封商而祀之稍東為都土地廟綽楔臨街其規模則未見也又東北向有漢用里祠僅兩扉甚庳陋城周圍聞僅四五里街市尚不甚寂寞惟錢店為多十家中居其半

州署前代書有三家此閒民風之好訟可見一斑矣

十六日卯刻發文武送於東門外溪水甚濁色如丹砂昨勞剎
史言此水即丹水可知其取名之義矣初出東關行田埂中
溝水穿塍縱橫泥深尺許十里東龍山前阻溪潦與夫急於
避水趨左側一土山攀援直上不知一髮熱徑並無梯級愈
升愈高愈高愈險倉皇覓路至大道正在山麓東嶽廟前登
殿瞻謁讀明嘉靖隆慶兩碑殿庭有琉璃鑄成香爐一座似
浮屠四板碧黃堆璨雕鏤精工四面皆龍虎神佛象奕奕如
生非近時冶工所能造也左為裴晉公祠前有塔院大小兩
塔大者以磚甃成撲素渾堅惟四牖皆堵塞無門可入又三
里樓兒店又五里羅村牆上大書拉林子鋪東至沙河二里
拉羅常是聲轉自沙河東五里為紅樹道隔溪屋上有洞穴

遠望不甚寬據云近視高數丈又十里大灣山勢四圍環抱
寬廣數里中為溪水水中皆沙灘湧出綺交脈注北山之麓
新漲初退尚有清痕白沙細如爐灰一經水溼黏埴如漿往
來馱隻沒淖過膝前者仆後者繼役夫皆沾體塗足其形如
鬼灘行五里至白楊店尖行館借錦隆盛莊此間謂之印子
局蓋私放之青苗錢也大廳三間橫截為兩隔以板壁兄弟
各析其半招克起家難與語孝友矣勞純甫以勘水災至東
鄉便道送至此來話別飯後又灘行五里登坡上羅公扁絕
壁上有棧閣石室相傳為避兵之所山勢磐陀大石石質巖
泐似吾鄉黃沙石大者如樓屋小亦如堵牆周圍共十五里
涉會峪河沿壁盤旋如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寬者僅一尺
稍強狹者更弱上為絕壁下瞰深溪兩邊隆起中溝一凹一

凸形如天梯橫度於地轉折之處無地可以回旋王尊叱馭之坂想亦不過如此從者皆曾經至武都者莫不瞠目擡舌言陰平間道十不逮五所異者在隴在西安間道已經從無隻字道及戈什金鉦云平時渡河行南岸此次因水漲經此小道或有然也自溪中登岸一高山即自馬頭突起升降五里山頂有小廟僅兩三楹上坡極為崢嶸下坡少坦山麓再東僅數十武即為夜村有居民數十家以客店為行館壁虱噬人蚊蚤助虐蛛蛆蜥蜴之類無所不有與昨宵又霄壤矣十七日天未辨色即起催發曉霧甚濃山雨欲來趨行約二三十里即臨溪畔水勢盛漲昨宵聞今日六十里隔兩水不能徒涉即懸賞購渡船二先以一舟置此水畔輿馱絡繹濟登岸經兩土山穿峽而過上下土坡皆不甚峻凡二十五里過弟

二重水雨驟至幸登岸即至棣華鋪尖行館在余三合店亦
印子局也較昨尖處規模略小庭中有棧閣一樹飯後行泥
塗中經武成祠彭公祠共行二十七里由老君河至上洛鋪
雨漸止即望見高處一條白路坦坦康莊兩旁皆果林濃陰
匝地核桃最多其餘皆桃李梅樹結實多已熟村民即有攜
筠筐售於道者丹翠可愛藤下間有石榴樹花已謝不如藍
橋道上所見照眼猶明也折而北又登一土山下石坡沿溪
行又下繞沙灘隔岸望見山麓有洞長扁如匣潺潺流水荷
畚鍤者趨而左右詢土人云此洞通山後引山前溪水溉山
後稻田蓋以洞為渠也共八里抵龍駒寨裏漢入秦之通衢
街長五六里舊時商賈輻輳人煙甚盛自盧漢鐵軌既通稍
稍衰矣行館在西街對門兩官店齊詩滿壁有江佐華兩絕

建霞之兄也久作古矣上房三楹支板為牀上蓋蘆蓆不問而知為蟲窟聞距此西數十武稅局內有閒屋三楹闕無居人因命掃除襍被住宿

十八日樊山方伯先飭勞刺史封定猷子船十艘去其敝漏者挑七艘每船價十二千運裝既畢天尚未霽溪水方長不敢解維夜仍至稅局宿司事潘光蓉號鏡樓岳州人便服來夜談聽其吐屬腹笥頗淹貫非簞下材也據云距此四五里亦有四皓墓大約出鄉志附會皆疑塚也又云此閒陸路九十里東至武關四日達荆紫關水路第一程竹林關次普峪河次荆紫關次淅川廳入河南界又次李官橋又次即抵老河口每程一百二十里又云初九風雨山水暴長損失商船五十艘東下不過兩三艘餘皆溯流而上者漂沒洋布蔗糖

直十餘萬釐金局委員趙大令鑫號品三已親往查勘釐局
即在稅局之東每月比較萬餘金為陝省之冠

十九日晨餐畢冒雨登舟共七號雁行泊明王宮下明王不知
何神閤閤高峻其門額曰安瀾普慶當是祀水神也船中分
四艙中兩艙較寬廠首尖作倒鉤形底淺滲水以竹隔之前
後有牕而無旁牖視潮陽六蓬船同一行灘河中而規制略
殊戈什金鉦承差蓋毓桂景麟吉皆遣之歸留徐庭楨隨行
王十總又撥營兵四人護送留其二雨至莫方息仍留泊
二十日舟人以天色已霽溪漲漸消黎明即解纜船行無挽前
後兩榜首榜在右長二丈餘尾榜在左稍短榜首銳曲如刀
在前者為船之司命或左之或右之惟其言是聽今日水落
實無幾舟人冒險前進順流而下勢如箭激兩岸高峯插天

奇石森列每當山勢曲折之處湍流愈急皆有盤渦金和一舟在先誤入盤渦篙師急於避礁遽失其榜蓋倉皇無措幸同行六舟紛紛曳水共援得免榜墮水已里許為村民所撈兩勇往索得之犒以三百文據舟人云若以彼往雖重金不肯出此閒人之嗜利幸災殊出人情之外一路見村民持竿淘河者上下游數十里不絕蓋前日所損之舟尚有孑遺在水也由寨五十里棋盤石入商南縣界五十里湘子灘皆著名奇險但聽水石交鉤一瀉千里雖有奇境如電光之一瞥目不及瞬已初至竹林關已共行一百二十里矣又行十里至雷家洞暫泊造飯又五十里武關河又十里瓦房灘又三十里徐家莊又二十里普峪河至此二百四十里為第二程亦一馬頭可泊舟之處舟人以天尚早又趨行五十里宿搖

鈴河船首尾皆有一穴泊舟時以兩篙插其中又在岸上極找繫纜夜船身兀兀動搖不能安眠

廿一日黎明即行三十里香河又二十里梳洗樓又入商州界右崖石壁見舊時巢居十餘椽仰望梁木細如條枝舟人云係前人避兵之所尚有兩巨甕在崖下壁上又嵌一小碣亦有窗扉之屬已殘折絕壁無路一面臨溪不知如何下上也又二十里荆紫關到此共三百二十里為第三程舟人皆此關土著或在溪南或住溪北分泊兩岸各顧其私因命移泊於釐金局外官碼頭又皆不願赴下游請快船其篙工之良者皆逸去每舟約各減一人臨行時嚴觀察諄屬封船須先申明約束預防弊竇所教為不誣也延至未刻尚未開船城商不應加以聲色始匆匆解纜各舟陸續行幸水流較緩即

有石灘亦不至如昨日之驚心眩目四十里孫家鋪又三十里娘娘洞日色已蒼然欲墜前行一舟以家在前路相距不遠不肯泊又趨行約一二十里始招邀共泊前後船遙呼不相聞鳴槍以為號問所泊何地云是口河口河上一字但聽其音為吐刀切不甚分明也予沂星臺一舟直至深昏始到徐庭楨一舟則遠隔在後七八里送行兩兵以歸路愈遠請辭回允之

廿二日辰初起早餐已自觀音廟過浙川廳入河南界距昨宵泊處已五十里矣浙川為第四程自龍駒寨到此共四百八十里又數十里自雙河鎮至孫陸口水路較坦然望之雖波平如穀其流皆圓折每緩行數里輒有急流迫岸又皆有淺灘迂回繞避據舟人云出漢水後無停泊所今日祇能李官

橋宿雖此僅三十里仰視日色方過卓午炎歊正盛即停橈
柳陰下携一僕上岸小步蒲萄架下轆轤井閣上陰雜樹涼
風颯然問榜人云其地為張營村民皆張姓視隴頭一墓碣
果張氏阡也約俾兩點鐘即開船日暎至李官橋泊為第五
程入內鄉縣界已六百里矣上岸自街西口意行數十武問
土人云市廛尚在半里外折而北沿河行至楊將軍廟前門
外十餘碑乾隆三石又一鐘覆地餘皆嘉道以後刻再北為
江西會館大門金書萬壽宮三字視日色已晚即歸舟晚餐
甫竟忽聞兩舟自東來與羣僕相問訊知為介侯船巧值於
此為之狂喜又聞其挈一妾奉母同舟不便過訪即候其來
聚族至于剗始惘惘言別臨發時彼此皆有信而皆未收到
如此長途險阻將毋實非計然既已至此亦無從必其改計

惟告以至荆紫關後以登陸為妥亦不可冒雨前進睡後念
離散之靡常悵浮生之如寄輾轉不能入夢

廿三日黎明與介侯船各自解纜尚未起也三十里挽子口又
三十里蕭江口停船造飯自此出口入漢水山勢平衍水亦
無波兩船繩貫並行而進共六十里達老河口出豫境入湖
北光化縣界是為第六程共七百二十里僅四日而達雖蹈
險亦可謂神速矣此間為襄漢通衢船泊中流右望岸上塵
宇櫛比約長數里水中帆檣林立電報局先已得省電封得
編子船兩號船小不能容另雇湖南巴竿船兩艘首尾外一
五艙一四艙言明至漢口卸載大者價三十二金小者減一
金即移行李過船以七小舟分裝兩大舟尚恢恢有餘地樊
山方伯先電此開水師營借長龍船兩艘薄莫微雨統領張

理玉號揮山遣哨官李瑞林使服來見云即以所帶一船長行護送又每汎撥一船更番遞送夜雨聲漸厲斷續不絕滂沱徹曉明旦恐未必能解維更為介候憂心如搗也

廿四日雨不止今日為初伏而陰寒殊甚穿一綿阻雨不得發張統領來談稍久尚是湘軍老宿曹忠襄復九江已在行間矣光化縣城在西岸距此十五里日晡忽聞縣大夫徐久緒冒雨而來即出送登舟據云邑之精華在此鎮一兩日親到此蒞事

廿五日徐大令遣警卒號房掉一舟以肩輿至即登岸拜客馬頭即在土膏統捐局門外投一刺先拜徐大令已進城未見又至張輝山統領廨沿河築壘壘後卜宅小有園林之勝猿鳥招邀花木幽秀不似武人俗談稍久始歸舟所經之地往

返共四五里曲折沿河兩面皆列肆臨河一面為屋廬所障
偶從牆缺望見波光帆影街周圍十四五里衝巷縱橫市廛
鱗次屢從大街穿狹巷最窄處僅容兩人摩肩而過左右高
牆至堅且峻知其兩邊皆巨宅矣日莫遠望西南餘霞成綺
似有晚晴之態促舟子明日早發

廿六日昨宵黃昏又雨臥後忽聞護送破艇呼榜人曰水長矣
速攬船即聞解纜聲挈萬聲船聲軋軋濤聲汨汨移泊淺處
甫定又聞舟人言曰頃刻之間水長八九寸矣一時河上人
聲水聲喧闐互起雖倦亦不敢交睫今日辰刻起視河水潮
頭洶湧沙灘皆汪洋一片據舟人云已漲至四五尺繼長增
高河伯尚未退舍悶坐舟中一日望兩岸無片帆上下

廿七日舟人以天色尚未開朗河水拍岸移舟一二里即下旋

候至已刻午曦漸逼始放舟順流行三十里仙人渡水師哨
弁以一般來是為短送之第一般又六十里正在午餐望北
岸臨河街市約長一二里中間又有南北街一條詢舟人云
是太平店又三十里次河鎮暫泊入彭城縣界鎮南岸依山
山皆赤土拾級而上有三成據登岸者云山上有市集約停
一時許又行至白家灣第二砲艇來接替共六十里天將莫
遙望南岸雉堞臨河麗譙特起約長六七里城下皆渡船知
已到襄陽府矣北岸即為樊城鎮街亦長六七里人煙輻輳
帆楫如林即移舟而北泊於大士閣下兩岸一為名城一為
巨鎮屹然對峙氣象雄壯宋初王朴南渡後陳同甫皆請建
都襄鄧誠為謠論第三般於此接替

廿八日辰刻起風順挂帆行橋烏瑟瑟已四十里又八十里出

小河口為宜城縣界又十五里木瓜園又百有五里六官塘兩岸青山迤邐或斷或續舟行遇湍急處左右沿河以避之未至六官塘里許北岸土坡下有石壁如偃月高處有神廟舟人鳴爆拈香肅揖甚恭不知祀何水神也又三十里樊家集又三十里蔣家莊其內即為安陸府城自樊口至此祇三百里江甯緯所記路程單如此然今日過六官塘約二三十里即泊在北岸沙灘之畔東望一里外有村市詢礮艇云地名二聖廟距安陸府城二十里自樊口至此已行三百三四十里與江所記不合未能詳也礮艇共五次番上

廿九日昨宵聞柁尾衝波激浪之聲滔滔東去前後兩艇更鼓不絕頗有戒心幸艇升防夜甚嚴先事有慮必以告今晨卯刻起盥沐甫畢聞船行已出獅子口約數十里矣其地河面

遶闊西岸有遠山環抱舟行自北來又自西折東曲折如環
適當迴風所聚河中一條大溜奔騰東駛浪高數尺所乘舟
橫曳風帆折戩而過既入溜中勢不能支船身傾側几案杯
盤皆直瀉而下即命收帆豈知有帆則船借帆力勢若凌空
而起無帆則舟在浪中不能自主聽其掀盪一划子繫舟後
船尾經其三四撞即穿一大窟窿舟人惶急遽斬纜縱小舟
去幸是時已將出浪窩近彼岸即竭蹶攬西首沙堤下停一
時許喘息始定再開船絳行西岸自北而南至折東時始再
挂帆仍越大溜而下但聞濤聲若雷船如箭激約四五里始
出險再東至一沙灣泊問其地名湯港距獅子口三十里聞
廿二日大雨水漲沿河一帶盡被波臣捲去但見岸上民居
蕩析僅存聞架亦復東倒西歪據云盛漲時濤頭內灌十餘

里幾至山麓然則此行適當大漲之後宜其浩無津涯也小
划已為村民撈得以三百文為舟人贖歸破艇於此接替詢
其地屬鍾祥縣界又三十里石牌過此水勢略平又三十里
砲艇來接替又六十里沙陽泊帆楫如麻大小船聚泊於此
者上下約數里誠雄鎮也臨河沙灘已為水浸亦有衝坍者
市集離水較遠故尚無恙遠望粉牆瓦屋粉櫺相接其地為
荊門縣界砲艇來接替

六月

初一日庖人上市辦盤殮解纜較遲辰刻起早餐畢問前路
為多寶灣僅行三十里入京山縣界又四十里蔡家灘又四
十里夜叉口又十里澤口入潛江縣界又二十里塔兒灣不
見有浮屠也又二十五里黑牛渡在北岸吳隅建魁星閣三

層甚高峻又二十五里亦名獅子口略有波浪較昨早渺乎小矣又五里岳家口泊為天門縣界初出獅子口遠望不見有市集僅見沿岸十餘家斜對鷓首此時船向南行及逼近折而東始見南岸人煙稠密市廛極盛臨河街約長四五里大街尚在其南皆東西相直河道驟狹藏風聚水以形家言固為佳壤以兵家言天然鎖鑰亦為必爭之地泊處駁岸皆以輒甃高在一丈外甚堅固然據登岸者云新遭水患沿河房屋亦有衝損泥塗沒踝尚未乾也精華皆在內街百貨雲集應有盡有今日舢板僅兩次番上

初二日黎明即聞開船卯刻起正早餐見北岸有市集亦頗稠密東西約長一二里適舢板來換班詢其何地云是彭市甯緯記程所遺也再東南行則為麻陽潭距昨泊處七十里市

集在北岸斜對東南河心波浪洶湧幸無風伯助虐不至掀
天又十五里拖櫓河水勢漸平又三十里仙桃鎮為沔陽縣
界礮艇來接替此兩處皆跨河為市仙桃鎮較繁盛然視岳
口尚不逮半北岸屋宇疏落家居多而貿易少帆船店肆皆
在南岸斜迤而東形勢蜿蜒又六十里麥芒嘴亦兩岸為市
北岸西首土角突出如江中之有磯曲處河岸都為水蘆沿
河房屋衝塌不少南岸尚無災象又三十里分水嘴北岸泊
遠望先見一塔凌空近視僅三層每層狹而長中似空洞無
物未必能登眺也街市井不如仙桃鎮東首亦有一魁星閣
舢板於此接替今日天熱甚南風大西風小舟自西而東由
南岸截北岸即趁風勢折東然西風不甚緊兩岸上下之字
曲折苦不得力一帆尚不如兩艘但榜人習氣皆不願舍遠

就勞非口舌所能爭也

初三日日出後始解纜三十里蚌湖又二十里城隍港皆在北岸小有市集又東過漢川縣城在南岸遠望兩竿高揭利字廬屋皆在林木之內蔚然深秀惟人煙不見輻輳亦不見有樓堞宵緯記程自城隍港至此八十里詳詢艤舥及榜人皆云祇五十里以時計程似宵緯之言未確又前行約四十里南岸有屋一區孤懸曠野粉牆背水門開在前牆後有小浮屠三級近臨水次過此又二十里北岸又有市廛街宇櫛比氣象亦甚喧闐雖袤延不甚寬廣市東盡處人家三五斷續不絕長徑數里亦非尋常村落詢舟人云是新溝宵緯記程自漢川九十里一直至蔡家溝無此一地疎矣及再東三十里至蔡家溝舡板來遲云此蔡家灣也然則宵緯誤灣為溝

又奪去新溝一處蓋以溝灣兩字換合為一也惟時天已將
莫榜人因風靜波平澄湖如鏡鼓棹趨行三十里直至蔡甸
泊自漢口西來第一馬頭也人煙繁盛舟楫林集寄旋正在
中流當汊河之口右首突出一墩遙望上有兩旗竿綠陰燈
火密如繁星惜曠黑未能登覽今日晚艤三次番上第一次
在漢川第二次新溝最後蔡甸泊舟始來

初四日早旭初升即開船十五里魚明鏡十五里拖路口又二
十里宗關再五里即達漢口泊舟禹王閣下自出光化千四
百里四五十里必有市鎮二三十里必有聚落近省村居轉
麥粳兩岸低窪水皆拍岸惟既到則股繁壯麗迥非他鎮可
比自西口入市舟行十餘里始達泊所渡船如蟻人聲鼎沸
茶樓酒肆與澆上相頡頏本為四大鎮之一況今為通商口

岸宜其繁盛若此猶憶丁丑索筆到此將三十年氣象迥不
 侔矣日晡因請免單登岸拜漢黃德道陳夔麟號少石吾吳
 貴陽中丞之伯仲癸未散館前輩拒不見以所求告之旋來
 答拜亦未敢請見今日所到舢板為末一號長送之擬稿以
 十千文舊藏甯夏糟魚一簍餽哨官席敬六元摺扇一另以
 一函謝張輝山統領即付之明日招商江裕輪船東駛先住
 定艙位並借定紅船一渡船二運行李江裕買辦袁嘉熙吳
 縣同鄉號仲蔚警察水局委員典史何福增度以利來云派
 兵在岸梭巡東道僅此一人亦稀而可貴已

初五日日出紅船一渡船二先後來即運行李出江口登江裕
 輪船正在運裝之際大盜不操登孤公然肆劫約失去五百
 金慢藏致禍咎由自取轎頭曲四辭進京給以火車資拾元

承差徐度桷回隴給以三十金並為致成長兩首縣一函求
驛騎辭別之際涕泗交頤賢於掉頭竟去者遠矣夜八點鐘
展輪東駛

初六日黎明即由武穴到九江夜安慶暫泊

初七日過蕪湖薄暮至江甯夜抵鎮江每至一埠上下輪船者
絡繹不絕人聲鼎沸偶至艙頂乘涼小孤諸山屹立江中天
然秀拔回溯曩游不到此者殆十五年矣

初八日已刻即抵吳淞進口水淺雙輪徐展過三點鐘始達金
利源碼頭適大雨驟至雇馬車冒雨赴長發棧至則人滿為
患竟無一處可託不得已留于沂星臺挈三僕厲此安置行
李自挈兩僕並眷屬厲後馬路福興棧允之所先為相度舍
宇頗精潔聞新簡提學使有東瀛之游大半在此吳子修前

輩亦屬此棧對門居

初九日早晨心葵衣冠來謁自女兒于歸後翁壻第一次行相見禮而女歿已三年矣握手涕零肝腸寸裂仲侯聽取兩甥同乘大車來去時皆童稚今仲侯已三旬聽取亦二十三相見不復能相識丁令威化鶴歸來城郭是人民非真有此境家銅井方伯在招商局聞余至亦來談

十二日商局小輪每晚五點鐘開行本擬早養後運裝大雨傾盆淋漓不止搔首望天惟有歎息過午始稍霽星臺來云行李已運訖未刻下舟薄暮展輪河道既狹一輪共曳七艘速率甚速但見後來者如飛而進忽焉瞻之在前矣

十三日已刻抵蘇州葑門遇覓渡橋輪船即解維本擬徑移船進城水長橋低舵樓高不能過雇小坐船三號駁船七號先

後進鮮溪水關新居由縣鄉實定在皮市街廣化寺橋與仲
侯宅僅隔數武即亡友蔣香生太守鐵華館舊址已兩易主
人今居傳朱姓每月租金十七元押租二百元內室樓上下
共八楹前後八廂房洞房曲室精潔無倫但大廳公用門房
祇有半間書房斗室對照兩椽廚房三小椽懸隔在外一切
井竈曠掠皆無餘地亦無後門以備不虞詳度情形尚非久
居之地由廣化寺橋上岸先至舊宅謁享堂然後至新宅
十七日午後步行挈衣冠至舊宅謁叔母又見新弟婦又訪佩
鶴贈拓本四通惟唐元垢淨光塔銘尚未有藏本

廿七日昌熾蒙 恩升授侍講今日始以摺臺送中丞請代奏
謝 恩並報到籍

廿九日室人已兩日不納胸膈張悶氣促不舒致病之原由於

離蘇既久故鄉水土轉非習慣既苦暑溼又以樓屋靚深庭
院狹小不通空氣眠餐皆失其常度時時痛哭無法以解之
七月

初三日辰刻天后宮拈香舊有宋元兩碑卧空庭荒草中已失
所在近在咫尺不能為石友延年不佞之過也又至大神廟
拈香拜俞曲園師今年八十有六未見見其孫階青太史名
陞雲在京蹤跡其疏今日始暢談又拜查翼甫王鶴梁林養
廈三公皆晤之翼甫鬚髯已蒼表明之後納妾已生一子年
六歲矣鶴翁髯長過腹皓如霜雪亦有庶出子六人皆不佞
所望塵帟及者

初四日酉初赴卽亭師之招錢乙生明經鼎孚相緣雲龔子沂
皆同集導登萬宜樓藏書之所也上下三楹樓上四面列置

書積中空以通天氣闌干繞之又用鹿盧以便取携建霞之意匠也開牕遠眺雙塔在右報恩定光兩浮圖在左携隴上所得寫經卷請卽師鑒定頗許可請留置文房亥初始歸

初六日河陽昆仲招游虎阜佩鶴前輩霄緯費仲深汪荅生同集於三松堂費君為芸舫前輩之子荅生新自都門歸以小舟泊花橋閣下出齊女門始易畫舫先至吉勇烈公祠開尊行炙荒園半圯池塘雖廣紅裳翠蓋惟賸殘荷一朵亭亭孤秀又游李文忠祠落成未久曲園叟題曰靖園結構雖新毫無意匠花木泉石一覽無餘日斜歸棹已申初矣

初九日午後赴怡園公宴十五東道惟吳子和未到其餘張樾嘉潘濟之兩丈尤鼎孚蔣康甫劉季耘王勝之四同年吳卓人訥士昆仲任郁華江霄緯章式之蔣季和彭頌田陶念喬

客三人佩鶴雲蓋暨不佞也園中池館亭榭非復從前之壯麗然正以歲月稍古蕭疎入勝聯額無恙曲園叟外盡作陳人不勝今昔之感日晡歸中丞移交代奏之件初三日發還謝恩一正摺到籍一附片恩摺視原稿微有增損

十三日午後金和自海虞歸云該地房屋可售可典而不願租新故相代極早須三月為度遍視七八家惟有言子巷顧氏一宅恰到好處今為王姓所居典價二千四百元已滿年矣聞居停欲另覓主意在掣肘聲言移居無地典價之外另有借款二百元二分息已七載有此阻力未易問津

十五日閱邸抄奉 上諭宣布立憲宗旨云朕欽奉 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 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

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阡危受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 祖 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查政治見載澤等回國陳奏深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眾長明定政體以及籌備財政經畫政務無不公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

訂而又廣興教育清釐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忿見害公益勿以小憤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備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十六日驛卿黎明來陪室人同赴香溪相宅帶去伯淵一絨上燈後始歸言樓屋三進各三楹皆夷塏締造之初工程堅固今已破爛矣伯淵極贊其鼎新正相矛盾庖厨無地祇可卸去後樓上通烟囪出屋以供炊爨書樓一大間上下廳牕僅

完整門房二椽索值十八元

十七日得伯淵書云河東自願於後樓之後空地另建一廚房是其不願穿樓作竈意在言外又云其堂弟雅珏處守培之子亦有租屋三進是其意在奪河東之席亦在言外適銅井方伯之子號聰生自瀆川來盛言柳氏女居傳同居不易為馮氏游說且言租價十四元已足因與面訂自住相度兩者之中擇其一

十九日內子生辰兒婦與姬人為設悅稱祝夫婦二人侍盡餘年惇然顧影對此彌復難堪又畏客至與室人商共下鄉相宅籍以避囂黎明即起仍自齊女門出繞閭胥兩門出胥江午刻至鎮還泊靈岩山塘先至馮氏宅居停伉儷皆出游帳房亦置客不問幸伯淵聞訊而來佩鶴之次君誦範即馮氏

之塔在塔鄉亦偕至共呼老婢出領看共樓房三楹兩院又西偏五楹一院即舊時志局安研之地塵封已久書籍磁器狼藉滿地先師遺澤不堪回首又對照花廳六間南向三椽最精伯淵以為決不在內十四元之價亦不信誦範則云賤值常別有深意即再至河東買丈之胞姪息仰之子號蕙馨堂姪漪園先後來蕙馨云對門鹽公堂潘姓欲賃其後樓三楹由聰生介紹敦迫甚切始知聰生之來為潘游說非為不佞謀亦非出雅珏之意若為所愚必至虛懸無薄遂即與河東定議共租上下樓房二十間廂房門房在外每月租價十五元押租一百五十元一言為定下船踰未刻歸寓上燈久矣

廿三日林養庭明經前以逃生記一冊見示皆紀庚申陷賊事

躬所親歷驚心動魄至今讀之猶仿佛童年烽火為題數語而歸之

廿七日午後答拜邵亭師長談索觀語石索允之見示近思錄樣本兩冊首行題近思錄諸儒詳注句解在元本中尚非麻沙惡刻索百元又以尊海花二冊見示碧雲暇之流也吾輩書癡皆在笑罵之列文卿鳳石西蟲師許最酷改不佞姓名曰易鞠號緣裳師曰錢唐卿雖憑空結撰亦頗在山色有無中晚來得王翰臣書海虞又有丁氏一宅樓屋八楹有輪廳花廳大廳又有小花園索典價四千元據云極精美惜瀆川已有成約可見鶴哥一枝事由前定也

八月

初八日邵亭師曾見前蜀王鐸書妙法蓮華經殘字沈東甫孝

虎舊歲遠錄副本日前携歸齊中今日出而展閱之前有翁大年分書趙翼甫真書題眉浦江鄭西厓琰跋云乾隆丙寅六月十日梓州梁泉寺塔圯出世有宋小巖銑錢簿石載王夢樓文治蔣心餘士銓趙損之文詰吳白華省欽程魚門晉芳錢曉徵大昕錢竹初維喬九家題詩皆五七言古體最後有練立人廷璜及瓶生相國師題

初十日閱樊山詩至彩雲曲七古一篇為亡友某侍郎姬作也哀感頑豔可歌可泣亦可鑒戒惟鄰笛悲深極書痛切為賢者諱牆茨之章所不忍道口吻輕薄亦非吳人所願聞也午前聞高軒適拖履出迎則楊莘伯前輩也十年不見偏詢舊雨始知戴青來前輩殞於舒井頸有帛痕或云遇祟不能知其詳也

十四日夜赴桐緣之招以侯忠節公嘉定守城與其姪手札前有錢既勤引首篆書四字章谿題范氏碑跋墨迹葉東卿所藏響拓虞恭公碑舊拓醴泉銘見示又宋元系數種千家注杜詩柳先生集皆麻沙本不甚精惟宋紹興本文選五臣注前序後有校刊墨圖記又兩行云建陽崇書坊陳八郎宅刊行有傳是樓毛奏叔諸家圖記據云以二百金得之在蕭樓中洵為上物

十五日赴二吳之約出示常醜奴志舊為憲齊大題一跋錄以歸又見舊拓史晨前後碑金拓兩冊又秦權量漢宮燈南北朝銅造象皆沈韵初舊物也又王孟端畫竹有沈石田題詩梁山舟節錄南史一小冊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初索

十九日吉詹此日移家瀆川外顧時艱內廬私計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不得已而鄉居拙者之政非敢云避世也

廿二日早餐後子沂星台同舟進城僅一小舟八百文猶憶從前就學時與搯養黼仲蒿隱諸君每月往返一葦杭之一人所費三十文耳主人未嘗顧問客亦不以為憊今則不可施於臧獲矣

廿八日出京時以書籍碑版四十餘箱寄省館既無出山之志屢欲捆載而歸星台請往金和亦告奮勇決計命金和今日即束裝予以川資百元

三十日作七律四首歸後初試筆

九月

初二日作七律四首

初四日作七律三首

初八日昨枕上作輓程心一聯文曰手牘猶新結鄰甫議西湖
約分符未遂遺愛先傳東里謳今日燈下作七律二首續半
句移詩史

初九日作七律二首

初十日自到此目不窺園今日居停啓鎖亦往游眺遂蒿塞徑
符添交池密樹如麻叢篁不翦亭榭數椽廢為牧豬之場不
禁太息作七律二首

十一日陸申甫廉訪寄祖母訃撰輓對一聯送之 富貴壽考
家風自汾陽所出 仁智賢明列傳於中壘有光 作七律
二首

十二日作七律五首

十三日作七律四首共成庚子紀事詩四十四首尚是蘭州時

初囊行萬里閱半年矣

十四日作七律二首

十五日作七律三首共成績童謠五首

十六日作七律二首

十七日作七律二首其一合昨二首為再續童謠

十八日作七律二首

十九日作七律三首

二十日作七律三首自十七日起共得九首以其八為童謠附

錄

廿一日作七律二首

廿二日作七律二首

廿三日作七律五首以三首合前五首為廣童謠又二首代自

叙嫁名於葛稚川辛田稷詩史於是乎卒業溯自庚子迄今
年已七載作輟無恒過於研京鍊都矣奉使前所作在京師
篋衍金和歸而後可謄錄

廿四日陰晴作七律五首補遺分詠五城人物第一首商雖近
於俳頗足解頤僕一首如見北奴在筆端跳躍而出又補廣
童謠一首應有盡有可無再作矣

廿七日晏起甫盥櫛忽聞繆筱珊前輩自白下來訪可謂空谷
之中足然足音矣携新刊所著藝風集七卷所輯藏書記八
卷連文六卷仿宋大字本詩品茅亭客話欠研南朝史精語
洪邁錢佃荀子考異見貽仿宋朱印字大悅目不減黎範齊
日本刻也索隴上石刻開篋示之尚未整理先以鞏昌鍾張
掖夏碑及成縣五六通畀之全分約後寄略治便有沽邨酒

款客午後同至端園游眺鍵關已踰月今日為遠客始一出
安步當車往返四里清談至深昏送歸舟

廿八日望日枕上作七律二首腹囊未繕今日復改定數字錄
之

廿九日阿和以兩舟運書三十餘積家具二十件到瀆作五古
一首

十月

初一日為亡兒設供欲疊十五日韻哽咽不能成聲

初三日續成前日兩律和淚錄出

初五日作七律二首

初六日花橋老屋有問津者言明實價三千二百元是可售矣
明日將進城夜來裝從前往返一身外無長物今箱籠鋪蓋

大小近十件與計偕等居養移人豈可以責後生輩哉

初八日在樂橋閱肆共兩家一為自怡軒購定廣東學詩一部立屋詩鈔四冊長洲蔣業晉紹初著價一元三角又一家頗有舊抄本皆非精要僅購定東岡詩鈔一部價洋三角長洲周永銓升逸著前有沈文愬序蓋其詩友也

初十日懸橋楊估來携示士禮居叢書一部閩洪氏集驗方博物志二種云已見價八十元又集部數種皆不佳僅留新拓宋金兩刻以羈縻之

十五日黎明夢回聞仲侯起怪其早呼問之外祖母於昨夜子時壽終年九十四矣甫以百歲請建坊由潘繇笙太史牒呈禮部鳳石左右之先事之功不能不歸伯英代仲侯撰靈前輓聯云四世一堂溯祖父以來皆在起居羣從列五朝百

歲如神仙之壽合登忉利上清班

十七日外祖母已刻大斂見幼華姨丈言外祖母係嘉慶辛未生實年已九十六歲月日時則莫能詳蓋先慈一輩男女兄弟皆已盡僅有孫行即如不肖亦垂垂老矣先嚴僚壻惟幼華丈為碩果使非今日來更無可徵信已

廿二日撫署送咨文黏附代奏摺彙刪改視原文為勝十弟來告以花橋老宅已出售即日立券

廿三日借仲侯齋立券午後得主顧杏卿偕其友高姓來陶蘭森表母舅與桀若為介桀若因期服未到請其友朱松雲為代表並代繕文契除所收束金二百元又付票洋二千元其餘千元俟明年三月交房付款彼此各出期票一紙不佞但為擔代一切俗例皆從省

廿五日執風自白下遣伴來賁函贈雲自在龕碑目一部生索隴石又為徐積餘觀察作介欲取不佞字學二種札記及越絕校本付刊不知札記草創未成久未高閣越絕書有一明刻並非校本惟隴石可亟報命即屬使者在城候三日明日下鄉檢出畀之

廿七日執風遣使守提隴石急於催科今日偕星臺發篋檢理得九十七種燈下草復函盡一日之長始畢

廿九日廐城中二十日唁逝問生吟事都廢僅初腹囊四律今日錄出

三十日作七律二首

十一月

初二日作七律二首

初三日作七律二首

初七日京隴歸裝箱隙皆以字紙為藉堆置滿地午後督奴子掃除共裝麻布袋四隻鄉會硃卷及廢籍居其大半翌年攻苦之冊亦如牆角燈檠篋中紈扇至此不能不割愛太息而棄之作七律兩首

初八日寄蕲風一函並以七律兩首答之即和其原均

初九日作七律四首

十六日夜星台自城來帶至陳中丞咨文一件請開缺摺已賞歸奉硃批着照所請惇獨餘年從此得安初服聖恩高厚沒齒難忘又携至節安堂遺詩一冊同郡汪廷楷端揆著前有獨學老人序後附汪獻珩景許堂詩僅數葉若以蛺蝶所輯校補當有遺珠也又俞岳笠東文集一冊共洋二角得

之懸橋楊估又仲午贈汪閔生刻文勤師草書橫幅拓本一通別以空幀屬書近作

十七日作七古一首

十八日燈下取辛卯舊詩史新舊彙與星台排比而整理之汰除複重共得二百四十餘首以史字太抗改題曰詩讌

二十日詩讌刪併三首別作一首附稚川自叙篇後

廿一日作七律一首再題詩讌之後

廿二日詩讌觀物篇補舊有廿二首今日復補作七律一首共成廿三首

廿四日作七絕四首

廿六日星台寫詩讌至下卷從紙堆中得佚彙九首又作城東祝延辭一首共增十首又作五律二首

廿八日作七律一首追誅劉葆真太史即附入詩讌下卷

十二月

初四日自詩讌寫畢後與星台將鄉先哲遺書檢出寫定一日得三百五十餘種集部居十之六七集部中明人居其強半叢書本不在內

初八日作七律二首

初九日得星台函示書目一單內有陳培之丈今韵正義據云是手彙豈楹書已散邪亦可憐矣

十四日得星台函為余購定彭葦閒詩文集一冊簡緣詩

洛景瓊樓吟稿女子陶合一冊小洋三角葦閒詩文舊時確

有藏本今歸烏有又鈕匪石說文攷異八大冊亦遍查未得遺珠殆不少矣所異者均係新槧不甚貴重之物精本皆在

眼前此所以初不自覺也

二十日自昨午始督奴子裝書入筭新製九箱修舊六箱共十五箱以七箱裝吳中先賢書金石目錄之學共裝三箱其餘五箱裝甲乙丙三部局刻史及集部叢書均自插架架不足有楊氏所寄大衣櫥一口裝大部叢書又不足則置天然几又不足則置書箱之頂雖非南面百城亦附庸之國矣

廿二日銅井采出舊拓圭峰通濟橋兩碑元趙文敏鮮于府君墓誌及百衲帖共賞摩挲至日暮始去

廿六日得星台函並代購樹滋堂粵游詩四冊又三節婦詩一冊粵游詩刪嘉珍鐵厓著三節婦者董雲鶴松筠涵清閣詩稿顧佩芳韵仙懷清書屋吟稿袁希謝去塵素言集後附護宦吟稿許珠蕊仙所作皆松陵閨秀也小洋七角外贈顧子

和丈濟乾養心齋詩一冊以友虹玉孝廉之父也

廿八日撰輓外祖母一聯

廿年違侍幸度隴使旋斑白孫行寢門猶得瞻顏色 百歲
攷終值推闡詔下煒彤母範中壘相傳有典型

廿九日除夕家祭十載京塵五年隴節今歲始服鄉園之臘
三十日夜循例接窰封井

女夫王立勛謹繕印

緣督廬日記抄卷十二

色後學潘承厚謹校

緣督廬日記抄第十二冊校勘表

葉次	行次	格次	誤	正	葉次	行次	格次	誤	正
三十二	十八	三	十	千	九十二	四	十九	自	付
又	十九	廿四	權	權					
五十三	十二	十八	(空格)	游					
七十二	十九	十四	二	六					
八十二	十五	十五	交	文					
八十三	七	十四	(脫之字)	(添之字)					
又	十七	十一	念	(衍文係刪)					
八十四	十七	十九	仰	脚					
九十二	二	十九	二	三					
九十一	十五	廿四	日	目					